小孩子有一个大世界

金波

翻开这本有趣儿的书，我就和书中的人物走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进了北京的四合院，走进了北海公园、小菜市场、大商场。这些地方因为有了妞妞和她的小伙伴的活动，发生了许多有趣儿的事情，也唤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妞妞们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我的童年和妞妞的童年相隔了半个多世纪。

这是发生在新一代孩子身边的故事。因此，我读起来感到很新鲜。

这些一年级的“小豆包”们，刚刚从家庭走向学校。他们怯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新环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显露了不同的个性。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就是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也会让你读得津津有味儿，不时发出笑声。

妞妞刚上一年级，就有不少“大举动”，让人瞠目结舌。比如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没人敢举手，妞妞就把手举了起来。后来因为她太粗心大意，被“降职”，当了个“卫生委员”。她不在乎，一样干得很快乐。还有妞妞上台表演舞蹈节目的那段故事：当她跳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她敢“临场发挥”，跳了一段“独舞”，还博得

了阵阵掌声。

妞妞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孩子，她有缺点，甚至犯错误。她为逃学找借口，耍小聪明。这一切，表现得那么真实可信，因而生动有趣。妞妞和她的小伙伴的故事，是儿童纯真天性的表现。

作者把孩子的所思所为，表现得感同身受，就像她也亲临其境，参与其中。正是由于写出了这真切的感受，才让我们意识到，小孩子也有一个大世界，需要我们去关注。它启示我们去思考，应当如何爱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进而才能真正帮助孩子，做他们的知心朋友。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别以为孩子们小时候爱做傻事儿。“小豆包”们的一言一行很天真、很有趣，他们的故事正是他们率真的天性和个性所决定的，成年人想编也编不出来。但冬妮把“小豆包”的故事写出来了，因为她熟悉这些孩子。我甚至猜想，说不定冬妮小时候就是“小豆包”那样的孩子。她长大了，后来还当了妈妈，仍没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而且正由于她长大了，回过头来再看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就会体验得更真切，把握得更得当。

写孩子的故事，并非肤浅，同样是对作家见识眼力的考验。冬妮有一双洞悉孩子心灵世界的慧眼，所以才能写到孩子的深心隐处，才能表现出孩子故事中特有的本质底蕴。

我曾亲耳倾听冬妮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故事，以及

现在她身边孩子的故事。她的故事从始至终贯穿着她对孩子的爱。因此，我才知道，当她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的时候，那些人物为什么会跃然纸上，那些故事为什么会汩汩而来。

她为儿童写作是快乐的，幸福的。她获得了心与心的沟通，她的整个灵魂获得了温暖与和谐，这是真正的儿童文学家所独有的感觉。

冬妮的文学之路刚刚开始。她赶上了一个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和风习习，阳光灿灿，加上她对孩子的细细深情，勤奋笔耕，她还会取得更可喜的成绩。

祝福孩子，祝福冬妮。

2000 年 1 月 4 日于北京

目 录

小孩子有一个大世界

金波

开头儿的故事（5）
妞妞是一年级的“小豆包”（10）
妞妞在学校遇到好多新鲜事（16）
妞妞当了短命的班长（25）
妞妞不明白委员是什么（34）
妞妞忙得犯了错误（44）
妞妞写了不打屁股的检查（52）
妞妞跳自己的舞（60）
妞妞见到了大妞、二妞（80）
妞妞的二姨姥姥怎么啦？（88）
妞妞有了怪心情（101）
妞妞有了不上学的借口（111）
妞妞被打了屁股（120）
妞妞的梦（131）
妞妞丢了（147）
妞妞要嫁给谁（161）
妞妞要旅行去了（171）

开头儿的故事

你上过一年级吗？

一年级谁没有上过？

哦，对，对。你们能看这本书，当然都是读过书的小学生了。也许你们是二三年级甚至四五年级的学生了。但是，一年级的妞妞你们可该认识。

谁是妞妞？

妞妞怎么啦？

这可不能着急，得一点点讲。

知道京城吗？妞妞就住在那儿。那儿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那里有好多古代的皇宫[①]，宫墙边儿上，种着柔柔的细柳，柳条儿被风吹着，像是一条条飞舞起来的女孩子的长辫（biàn）子。“长辫子”的下面，就是清清亮亮的筒子河。河上倒映着宫墙和角楼，跟镜子似的。河对岸是景山，景山旁边儿是一条小胡同儿里，住着个妞妞。

①皇宫：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妞妞没有长辫子，因为她太小了，还不会自己梳（shū）头。但是，妞妞喜欢长辫子，长辫子是大姑娘才能有的。她盼着有一天，自己也梳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当然，现在不行。现在她只能折下两根柳条儿，用线绳绑（bǎng）在齐齐的短发上，这也是辫子，你看嘛，柳条儿辫子。

妞妞甩（shuǎi）[①]着柳条儿辫子，很像那么回事儿地一会儿摆在胸前，一会儿甩在背后，好像那是两根真辫子。妞妞见过小英姐甩辫子，小英姐就是阿伟的姐姐，阿伟就是和妞妞住一个院子的邻居小伙伴。阿伟的姐姐甩起辫子来可不一般了，她把头轻轻一偏，黑亮的长辫子顺从地从前胸甩到背上，那样子又骄傲（jiāoào）[②]又漂亮，那简直是天下最值得欣赏的动作了。

这会儿妞妞就这么一边走，一边甩着柳条儿辫子，她自己欣赏自己。甩着甩着，妞妞觉得自己真有了两条长长的辫子了，这会儿妞妞肯定又骄傲又漂亮，妞妞觉得别人也会这么看她。

“妞妞，你干什么呢？”

在胡同儿里卖糖葫芦（táng hú·lu）儿[③]的李大爷奇怪地问摇头晃脑走过来的妞妞。

---

① 甩：挥动；抡（lūn）。

② 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

③ 糖葫芦：用竹签将山楂果等穿成一串儿，蘸（zhàn）熔化的冰糖或白糖冷却后而制成。

“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妞妞可真弄不懂了，李大爷看不出我有了两条漂亮的辫子吗？

“哦，妞妞在锻炼脖子吧？”

李大爷眯（mī）着眼，好像恍然（huǎngrán）[①]大悟的样子。

妞妞可真不高兴了，她赶紧把两根柳条儿辫子一左一右拉在胸前，然后，左一甩，右一甩，使劲儿地把柳条儿辫子甩在背后。

“看见了？李大爷？这是甩辫子！”

“啊……”

李大爷咂（zā）咂嘴(zuǐ)儿[②]，有点明白的样子。

“嗯，甩辫子。可这不是辫子呀？是柳条儿哇。”

李大爷指着那两根又细又长带绿叶的柳条儿认真地问妞妞。

妞妞撅（juē）起了嘴。

“哼，真没办法。”

妞妞就搞不懂，为什么只有小孩才有想象力，李大爷为什么就看不出妞妞有了两条辫子了

① 恍然：形容忽然醒悟。
② 咂咂嘴儿：舌尖抵住上颚（è）发出吸气音，表示称赞、羡慕、惊讶等。

呢？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失望地往自己家的院子走去。

“哎……妞妞！听说明天你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来，李大爷给你串儿糖葫芦儿，算是祝贺你。”

李大爷的声音在妞妞背后响起来。

妞妞这才想起来，对了，明天就要上小学了。她转过身，严肃她对李大爷说：

“小学生才不能要人家的东西吃呢。”

妞妞甩着两根柳条儿辫子，蹦（bèng）着跳着往家走去。

噢，明天，明天该上小学啦，再不用上幼儿园啦。那可是小学生，认好多字的小学生，知道买一瓶酱（jiàng）油、再买两块功克力、再买三包玉米花一共加起来要多少钱的小学生！多不简单啊！

想到这儿，妞妞更觉得背后的辫子真实起来。小学生可以有小辫子，妞妞也会有的。这点，她敢肯定。

一年级，多棒的一年级呀！

妞妞是一年级的“小豆包”

嘿！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天蓝极了，就像换了一件新衣服似的。

妞妞今天换了一件新衣服，她就要上学了。当然啦，妞妞是上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她和隔壁的阿伟，还有隔院的朱船船都在一个班里。

“妞妞，该走了。要不，要迟到了！”

“哎！”

阿伟已经在院子里等妞妞了。他今天穿得可整齐了，背个新书包，还剪掉了乱糟（zāo）糟[①]的头发，他的姐姐小英站在他旁边，也在等着妞妞。

“妞妞，你快点。真磨蹭（mó·ceng）[②]！”

妞妞已经推开门了，一只脚都迈出门口了，阿伟还嫌（xián）[③]她慢。

① 乱糟糟：这儿形容头发蓬乱。
② 磨蹭：这儿是比喻做事动作迟缓。
③ 嫌：这儿是不满意的意思。

拉着小英姐手的阿伟看妞妞一个人背着书包出来，奇怪地问：

“你第一天上学，家里没人送你呀？”

妞妞摇摇头。

妞妞的爸爸去老远老远的地方开战斗机去了，妈妈马上就要去出版社上班，姥姥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

妈妈也许听见了阿伟的话，她从门里探出头对小英姐说：

“小英，谢谢你了，帮我把妞妞也送到学校去吧。”

小英姐点了点头，她背着自己的书包，一边一个拉着妞妞和阿伟的手，走出了小四合院。

一出门，进了胡同儿，妞妞觉得过路的人都在看他们三个人嗳。妞妞把脖子抬得高高的，冲（chòng）[1]着对她笑的太阳，昂首挺胸地走着。

“你干吗（gàmá）[2]把脖子伸那么高？你在看什么吗？”

阿伟从小英姐的那边儿扭过头问妞妞。

“你不知道吗？这样看上去比较大一些，大人都是这样走路，宣传画儿上也是这么画的。因为我们已经上一年级了，当然就变大了。”

---

① 冲：这儿是向着或对着的意思。

② 干吗：干什么；为什么。

阿伟听着妞妞的说法，嗯，真的有道理，他也学着妞妞的样子做了起来。

学大人真是好累（lèi）啊，没一会儿，脖子就酸了。妞妞歪着头看了一眼小英姐，她没有像妞妞那么做，太阳一样照在她好看的脸上，她真的很美。梳着两根长辫儿，辫梢(shāo)儿[1]上扎着

① 梢儿：条状物的较细的一头。

一根红毛线，蓝地儿的花裙子上有好多玫瑰（méiguī）花。她的白衬衣已经洗得不新了，可是穿在她的身上，一点儿也不难看。她不用伸脖子，胸脯（pú）也挺着。小英姐已经是中学生了，那可不得了，她的书包就比妞妞和阿伟的大好多、沉好多呢！

我要是有一天也有小英姐那么长的两根辫子，也有那条蓝地儿玫瑰花的裙子，也能不用伸着脖子才挺胸，就好了。

妞妞正这样想着，三个背着书的男孩儿，从另一个小胡同儿蹿（cuān）[1]了出来，他们又说又笑地跟在妞妞他们的背后，猛地一齐大叫：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哎哟，耳朵都被他们震得嗡（wēng）嗡响。

什么意思嘛，一年级，干吗是小豆包儿，而不是什么别的呀？

妞妞回过头看他们，越看他们，他们越得意，叫得声音更大了，并且还挤眉弄（nòng）眼，真气人。

“甭（béng）[2]理他们，妞妞。他们刚上二年级，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们快到学校了，他

① 蹿：这儿是突然跑出来的意思。
② 甭：不用的意思。

们就不敢了。”

小英姐拉着妞妞的手快走起来。

谁知，妞妞走得越快，二年级的那帮男生叫得越凶（xiōng）[①]，他们好像很开心似地边叫边笑。这句话，真的那么让他们发笑吗？一年级是小豆包，二年级该是什么？再说了，今天是妞妞上学的第一天，妞妞该高兴才是，他们干吗那么笑我们呢？就这样欢迎我们吗？妞妞觉得不应该。

小英姐也忍不下去了，她瞪起好看的大眼睛，回头狠狠地吓唬（xià•hu）[②]道：

“再跟着我们，我就不客气了！”

“对。二年级的大馒（mán）头！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想到，妞妞和小巧玲珑英姐的这两句话一出口，三个小男生真的站住脚，不敢跟屁虫儿似和在他们身后叫了。

妞妞胜利地看了看小英姐，小英姐笑着问她：

“你干吗叫他们是二年级的大馒头呀？”

“馒头不是比豆包儿大一点点吗？”

这还不容易懂吗？妞妞没有说后面这半句

① 凶：这儿是厉害的意思。
② 吓唬：使人害怕。

话。

小英姐一直笑到小学校的门口。她把领妞妞和阿伟的手一松，指着小学校门上的四个字：

“你们以后就是这个‘五四小学’的学生了。好啦，我送到了，你们进去吧，我也要上学去了。”

小英姐一转身，甩着系红头绳的小辫儿走了。妞妞和阿伟站在自己的学校门前愣（lèng）了。

妞妞在学校遇到好多新鲜事

这就是妞妞上学的地方，五四小学。

校门口有好多好多的大人在送他们的孩子，两位老师站在门口拿着花名册[①]等着来报到的新生。

妞妞和阿伟走到校门口，抬头对拿花名册的女老师说：

“我叫妞妞，和阿伟一个班的。我们有通知。”

这个女老师没有戴（dài）眼镜，她低下头看了看妞妞，又看了看阿伟，笑眯（mī）眯[②]地弯下了腰，问道：

“你们把通知拿出来好吗？”

妞妞和阿伟从兜（dōu）儿[③]里翻出了那个有点发灰的小纸条，递（dì）给女老师，女老师看

① 花名册：人名单。
② 笑眯眯：形容微笑时眼皮微微合拢的样子。
③ 兜儿：口袋一类的东西。

完之后和气地说：

“嗯，一年级三班，许小伟；一年级三班，佟妞妞。我是校长，叫马都都。”

马都都？这多像我们小孩子的名字呀，校长叫马都都，妞妞觉得好玩儿又新鲜。

马都都校长用铅笔在花名册上勾了两个勾。

“好了，欢迎你们两个新同学。送你们的家长呢？”

“送我们的小英姐上学去了。”

校长赞许（zànxǔ）[1]地点了点头，直起腰，指着学校里的第一排教室说：

“就在那儿，快进去吧。”

“哎，我看见了，朱船船站在那儿呢，我们仨（sā）[2]一个班的呢。”

“朱船船？”

妞妞顾不上给都都校长解释（jiěshì）[3]，和阿伟跑进了校门，大叫着朱船船的名字，冲一个细高挑的男孩子跑了过去。

“船船！船船！你都来啦，那么早？”

叫船船的孩子好像没听见似的，不理妞妞。

“嘿，船船，你怎么不理人呀？我们仨还是

① 赞许：以为好而加以称赞。
② 仨：三个的意思。
③ 解释：说明其事的含义、原因、理由等。

一个班的呢！”

阿伟推着朱船船的书包，问他。

朱船船很认真地一板一眼地纠（jiū）正[1]道：“我以后叫朱传统了，知道吗？朱传统，就是发扬革命传统的意思。”

哟，这个名字真是很厉害的，像大人叫的名字，很严肃的。可是，不如船船好听。妞妞张开嘴，新鲜地叫着：

“朱船……传统。”

刚试着叫出口，上课铃儿就响了。一个女老师走了过来，她让大家排好队，然后，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进去，挨（āi）个儿[2]地坐好。

妞妞和阿伟、朱传统都不挨着，坐好了以后，女老师走了进来，关上教室门，她巡视（xúnsh

① 纠正：改正（思想、行动、办法等方面的缺点、错误）。
② 挨个儿：逐一；顺次。

ì）[1]了一下全班同学，说：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我叫郝（hǎo）学文。你们呢，就是五四小学的学生了。五四这个名字，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名字，就像我们小学外面的那条五四大街一样，具有历史意义……”

嚄（huò）[2]，这个五四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名字，那朱传统……怎么那么会改名字呢？我这个妞妞是不是改成佟传统比较好一些呢？回家告诉妈妈，如果改了名字，会有意义。但是，朱传统先占了这个名字，我再叫不是重（chóng）[3]了吗？那叫什么呢？五四小学……对，叫五四。佟五四，不行，太难听了，根本不像一个小女孩的名字。算了，还是叫妞妞好听一些，就还叫妞妞吧。

“佟妞妞！”

“哎！”

没想到，郝老师打断了妞妞的冥（míng）想[4]，班里的同学一下子全笑了起来，阿伟和朱船船……哦，是朱传统，也在笑呢，他们笑什么呢？

“佟妞妞，你刚才肯定没有听讲。老师说上

① 巡视：到各处视察。
② 嚄：叹词，表示惊讶或赞叹。
③ 重：重复。
④ 冥想：很认真地思索和想象。

课时，叫到哪个同学，哪个同学就要答：到！不要说：哎或是哦。你看，你没注意吧？下次记着，要回答：到！同时要起立，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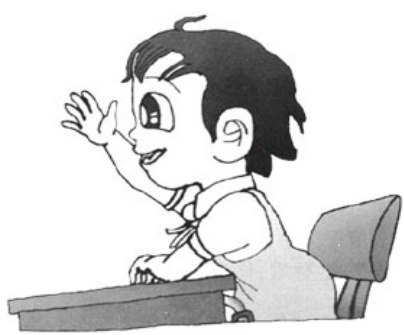
妞妞这才发现，自己一想名字的问题，老师就讲了那么多的事了。妞妞赶紧很用心地点了点头。

“好了，大家一定记住，讲话要举手，坐下手背后，挺胸抬头，不做小动作，不东张西望，不胡思乱想。”

哇，当个小学生真不容易啊。妞妞觉得这些“不”很新鲜，也难做到极了。

“下面大家来选一位班长。班长是为大家做事的同学，也是老师的帮手。我们是新同学，互相还不认识，这学期就自愿报名，下学期再由同学们自己选，好不好？那么想当班长的同学就可以举手了。”

郝老师的话一说完，妞妞马上就把手举得高高的。



妞妞可愿意做大人的帮手了。在家妞妞就是姥姥和妈妈的帮手。妞妞也爱为大家做事，在幼儿园里，妞妞最爱做值日，帮小朋友摆碗、摆筷（kuài）子。

妞妞是这么想的，就使劲伸着胳膊，特怕老师看不见。郝老师的眼睛却偏偏不看妞妞，而是在全班扫来扫去。妞妞四处望了望，这可真新鲜，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同学举手，连阿伟和朱传统也没举手。

郝老师又重复说了几遍，还是没有人举手。

“好吧，就让佟妞妞同学做我们的班长吧。”

这太好啦！

妞妞心里美滋（zī）滋的，放下了举酸（suān）了的胳膊。

“佟妞妞，你要记住，上课老师一进门你就喊‘起立’，下课老师说：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你也喊‘起立’。还要负责收作业本、锁（suǒ）门，这些你都记住了？”

这点事，没问题。妞妞用劲儿地点着头。

郝老师抬起手腕（wàn），看了看手表，向大家说：

“这节课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发新书。”

太棒了[①]，下节课就发新书了。妞妞一听说发

① 太棒了：方言，太好了的意思。

新书，高兴极了。同学们也都叽（jī）叽喳（zhā）喳[1]叫起来。

郝老师又重复了这句话。妞妞奇怪，大家都听明白了，老师不用再说了。可是，郝老师第三次冲妞妞说了这句话。

这是怎么啦，妞妞知道下节课发新书啦。

阿伟也使劲冲妞妞使眼色，嘴里还咧（liě）着说什么。

什么呀？不出声，谁听得见呀？离那么远。

朱传统干脆（cuì）小声地冲妞妞挤出了两个字：起立。

哦……对了。老师前面那句话是……

“起立！”

妞妞这才大喊一声。

全班同学一下子全站了起来，郝老师满意地微笑着，走出了教室。

放学了。一年级的新生每个人都发了两本新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厚厚的书里有好多彩色的画儿，真有意思。妞妞边走边看，一声喊叫把妞妞吓了一跳。

“嗨！妞妞，你还想当官（guān）呢。”

① 叽叽喳喳：象声词，形容杂乱细碎的声音。

朱传统从后面赶上来，冲妞妞说。

“谁想当官啦？”

妞妞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当大官，她觉得班长就是大官的想法很新鲜。

“那你干吗要当班长呢？”

“当班长又不是官，是干活儿的。收作业、锁门，还要喊起立。”

妞妞认为班长的活儿够多的了。可朱传统不这么看。

“那也算当官。”

阿伟走在妞妞的旁边，很佩服（pèi·fu）[①]地说：

“妞妞，你可真够胆大的，敢自己一个人举手。”

妞妞没想过那么多。

“我觉得当班长挺好玩的嘛，就跟在家帮妈妈干事一样，就举手了。这还要胆大吗？”

没想到，原来他们把当班长看得好复杂喔。

三个人出了校门，拐（guǎi）[②]了几个小胡同儿，刚走进他们住的三眼井胡同儿，又是那帮二年级的小男生从一个黑漆（qī）大门里探出了脑

① 佩服：感到可敬可爱；钦佩。
② 拐：转变方向。

袋，冲他们喊：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讨厌！妞妞真的很烦这帮二年级的小男生。

“二年级的大馒头！一戳（chuō）[1]一个坑！”

“二年级的大馒头！一戳一个坑！”

妞妞编出的顺口溜一喊，阿伟和朱传统也跟着喊起来，他们的喊声盖住了二年级小男生们的顺口溜，一边喊，一边跑，哧溜（chī liū）儿[2]一下儿，拐进自家的小胡同儿，不见了。

[1] 戳：用力使长条形物体的顶端向前触动或穿过另一物体，相当于捅、扎。

[2] 哧溜儿：形容迅速滑动的声音。

妞妞当了
短命的班长

当班长的事，妞妞回家就告诉了妈妈。

“是我自己举手的，全班就我一个人举了手噢（ō）。”

妞妞举手比划着。

“是吗？阿伟没有举手？”

妈妈好像不相信，她一边看报纸，一边问。

“当然了。就我举了，所以只有我能当班长了。”

妈妈看着报纸，听到妞妞这么说，妈妈转过脸，很严肃地告诉妞妞：

“你可不要骄傲啊，要好好学习。”

妞妞没想到，当班长跟骄傲又有什么关系呢？

喊起立、收作业本、锁门，干这么些活儿，怎么会骄傲呢？不干活儿的人才骄傲哪。

妞妞一点儿也不明白。

“当班长才不会骄傲呢，因为老干活儿。”

妞妞说完，拿起新书，跑到隔壁（gé bi）[1]阿伟家去了。

阿伟家跟妞妞家就隔着一堵（dǔ）墙，妞妞可喜欢上他家玩了。他家不像妞妞家只有一个孩子。阿伟家是几年前从南方迁到北京来的，阿伟有表哥、表姐，还有一个小弟弟，家里可热闹了。阿伟的妈妈是一个纺织女工，经常头戴一个小白帽，穿一件白色的兜兜围裙（qún），上面还有半圆形的红字，真精神。妞妞叫她王阿姨。王阿姨会做好多好吃的，比妈妈做的好吃，比大妈做的也好吃。大妈是妈妈请来给姥姥和妞妞做饭的保姆（bǎomǔ）[2]，但是她做的饭不香。

“小妞妞来啦，快进去，阿伟正等着你呢，一起给新书包个书皮儿吧。”

小巧的王阿姨，带着软（ruǎn）软的南方口音，招呼妞妞进了门。

---

① 隔壁：左右挨着的屋子或人家。

② 保姆：受雇（gù）为人照管儿童或为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

“干吗给新书包书皮儿呀？那样，好看的封皮儿就看不见了。”

妞妞不解地问王阿姨。

王阿姨告诉妞妞：

“新书包上了书皮儿，封皮儿总是很新；不包书皮儿，没几天书就脏（zāng）了，好看的画也就找不见了。”

阿伟拿起自己已经包上了牛皮纸的新书，给妞妞看。王阿姨指点着说：

“喏，就是这个样子。”

阿伟的新语文书已经变成了一本土黄土黄的书，看上去像是一本家传的皇历似的。可阿伟说：

“妞妞，你看，我要是想看封皮儿，这么一打开，不就行了吗？”

阿伟做着示范给妞妞看。的确，鲜艳的书皮儿一下子就从土黄的牛皮纸中跳了出来。这样藏着一个美丽的面孔，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是让它长久美丽呢？还是让它短暂（duǎnzàn）[①]美丽呢？一个女孩子，当然是愿意让美丽长久一些啦，妞妞决定让美丽的封皮儿忍受一下。

① 短暂：（时间）短。

“好吧，我也包上书皮儿吧。可是，我没有牛皮纸，报纸可不可以？”

阿伟的爸爸放下正在包着的算术书皮儿，拿过妞妞的书说：

“报纸很容易磨（mó）破的。来，妞妞，还是让许叔叔帮你包上吧。”

许叔叔是个非常手巧（qiǎo）[1]的人，他在印刷厂里是个很有技术、受人尊敬的人。当然，许叔叔包的书皮儿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平平整整，线压得直直的，跟原本就在书上长了个皮儿一样。

“妞妞，听阿伟说你当班长了？真了不起。”

“要是阿伟举手了，他也能当班长的。”

妞妞真替（tì）阿伟后悔（huǐ）[2]呢。许叔叔把包好的书递给妞妞说：

“是嘛，你们俩以后就是同学了，可要互相帮助呀。”

妞妞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王阿姨在桌子上摆好了香喷（pēn）喷的饭，说道：“妞妞，在这儿吃吧。”

“不，我妈妈不让的。大妈已经快做好饭

① 巧：（手、口）灵活。
② 后悔：事后懊悔。

了。”

妞妞心里其实可想在阿伟家吃饭了，那么一大家人，多好啊。但是，那可不行。妈妈爸爸说过，吃人家东西就是嘴馋（chán），嘴馋的女孩子是最让人讨厌（tǎoyàn）[1]的了。妞妞不愿意成为嘴馋的女孩子，谢过许叔叔，她捧（pěng）[2]着包好的课本回家了。

每天很早，妞妞和阿伟就去了学校。他们已经不用小英姐送了。进了学校，开了教室门的锁，妞妞和阿伟挨个儿地擦课桌，桌子擦到一半的时候，朱传统进来了，他后面跟着齐彩云。

齐彩云是班里最高的女生，她竟（jìng）然梳了两条长到胳膊肘（zhǒu）的辫子，辫梢儿上有根和小英姐一样的红毛线。妞妞心里真有股说不出来的味儿。

彩云的爸爸是一家糖果店的主任。彩云的兜里老有永远吃不完的小零食。这不，她从兜里掏出三个棒棒糖，给朱传统、阿伟一人一个，然后对妞妞说：

“班长，给你。”

---

[1] 讨厌：惹人家烦；厌恶，不喜欢。
[2] 捧：用双手托。

妞妞摇了摇头，说：

“不，我妈妈不让……”

“嘿（hēi），都一年级了，还你妈。没事儿，妞妞，你吃吧，可甜了。”

朱传统一边咂着糖，一边劝妞妞：

“再说，彩云还老替你喊起立呢。”

妞妞拿不定主意了。自己总是忘记喊起立，彩云的确经常帮着喊，妞妞也知道棒棒糖是很好吃的糖，可是，总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吧。正在这时，彩云说话了：

“爱吃不吃。朱传统，这个还给你。”

说着，一甩小辫子，背过身去了。

妞妞看着彩云的一举一动，不知该说什么。妞妞才不在乎吃不吃那个棒棒糖呢。但是，有一点引起了妞妞的注意。她发现，彩云刚才甩辫子的样子可德性（déxing）[①]了，一点儿也不好看，让人讨厌。妞妞垂（chuí）下了眼睛。辫子为什么偏（piān）偏长在彩云的头上呢？

“丁零……”

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和同学们全进了教室，全体同学坐在座位上，仿佛（fǎngfú）[②]在等什么。老师站在黑板前面，眼睛看着妞妞。

妞妞早忘了当班长的责任（zérèn）[③]，又忘了喊起立。她还想着那个辫子不该长在彩云的头上，因为彩云不如小英姐那么让人喜欢，只有让人喜欢的女孩子才该有辫子呢。彩云算什么。

“谁是班长？”

---

① 德性：方言，讽刺人的话，瞧不起对方的仪容、举止行为、作风等。

② 仿佛：似乎；好像的意思。

③ 责任：分内应做的事。

老师终于耐（nài）[1]不住了，她故意问大家。

“哦，我是，我是班长。”

妞妞猛醒（měngxǐng）[2]过来，她立刻举起了手。郝老师并没有说什么，倒好像在等着她说话。妞妞紧张起来，是桌子没擦完？还是该收作业？可是这几天没有作业呀。哦，是起立！

“起……”

“起立！”

妞妞听见自己喊的同时，另一个更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妞妞听出来了，那是彩云的声音。

同学们像是一排排的小杨树，一下子站在老师的面前，郝老师微笑着说：

“坐下吧，同学们。我看我们要修改一下决定。”

妞妞坐下来，仔细地听着。

郝老师的目光从妞妞的身上转向了彩云，她想了一下，对全班同学说：

“佟妞妞同学每天早上很早就到校打扫卫生，值得表扬。”

妞妞害羞（xiū）[3]地低下了头。

“我宣布，让佟妞妞同学专门管卫生，做我

① 耐：受得住；禁得起。
② 猛醒：猛然觉悟。
③ 羞：难为情；不好意思。

们班的卫生委员，发挥（huī）[1]她的才能。”

妞妞真想不到，自己怎么又要当委员了，那班长还当不当了呢？

“班长吗，由齐彩云同学来担（dān）任吧，彩云大胆、主动，喊口令的声音也洪亮，更适合做班长。”

妞妞没想到，自己才当了几天的班长，就要改当委员了。这太料想不到了。

① 发挥：把内在的性质或能力表现出来。

妞妞不明白委员是什么

妞妞在课上被老师宣布改当了卫生委员，这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工作呀。妞妞心里盘算着：委员，委员一定比班长还要多干工作才行。妞妞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委员”这两个字，好像很了不起的。想到这儿，妞妞有了些紧张，自己干得了吗？这么重要的工作。妞妞在课上向老师举起了手：

“报告！”

“佟妞妞，你有什么意见？”

老师奇怪地问。

妞妞担心地站起来说：

“我，我当不了委员。”

“为什么？”

“我……我在家时，妈妈说我卫生最不好，衣服最脏……”

听到这儿，老师松了一口气，安慰（wèi）[①]

① 安慰：使心情安适。

她说：

“没关系。佟妞妞同学，你坐下吧。老师相信你干得好卫生委员的工作。你今天做的就很好嘛，以后会越干越好的。”

妞妞这才放心。如果不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妞妞心里会不安的。现在，老师这么信任妞妞，妞妞一定尽力做好这个委员。卫生委员，多么重要的工作呀，这是关系到很多很多同学健康（jiànkāng）的大事。这么想着，妞妞的心里升起了一股高尚的责任感。

这节课上完的时候，老师宣布课间把当堂的拼音抄写收到讲台上，彩云就喊“起立”，下课了。

妞妞一下课，赶紧跑到最后排的朱传统的位子上，收他的作业本。朱传统大声叫了起来：

“哎！妞妞，你不是班长了。”

“可我是委员呀。”

彩云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了，她听完妞妞的回答，站在妞妞的背后怪怪地说：

“委员不是班长。是擦黑板擦桌子、扫地的人。拿来！”

彩云说着，走到妞妞的前头抢（qiǎng）走了朱传统的作业本。冲妞妞说：

“快去擦黑板！”

咦（yí）？彩云做了班长怎么就更让人讨厌了呢？妞妞瞪（dèng）着彩云的脸，有点不高兴。就在一节课以前，妞妞也是班长，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厉害（lì·hai）[①]地跟同学讲过话。班长不是多干活的吗？干吗这么骄傲呢？

“我知道要擦黑板，不要你说。我是委员，会干得很好。”

妞妞回敬了彩云，彩云一甩小辫子：

“这太好了，我是班长，你是委员，你要听我的。”

① 厉害：也写作利害，这儿是形容态度凶猛。

“凭（péng）[1]什么？我可是委员！”

妞妞可不吃那一套，要彩云管？

“你不知道班长比委员大吗？”

彩云嘲（cháo）笑[2]地看着比自己矮（ǎi）了半头的妞妞。妞妞分辩道：

“委员当然比班长大，你没有听过广播？”

彩云又一甩小辫子，看不起地回答：

“广播谁没听过，人家那可是中央委员，不是你这个卫生委员。告诉你吧，我哥哥就在他们班上当班长，他管的就是你这样的委员。”

什么？班长管委员？妞妞头一次听说这件事，她的心里不知为什么很生气。倒不是自己非要当班长不可，也不是做了比班长矮了一等的委员就生气，而是做这个受彩云管的委员，妞妞才不高兴的。

“哼！”

妞妞从鼻子里使劲哼（hēng）出一声气，彩云胜利地再次甩起小辫子，一个桌子挨一个桌子地收作业本去了。

妞妞真想揪（jiū）[3]下彩云的辫子，让她甩不成。那讨厌的辫子，总在妞妞的眼前甩来甩去。

---

① 凭：有靠、倚仗、根据的意思。
② 嘲笑：用言辞笑话对方。
③ 揪：紧紧地抓；抓住并拉。

上课铃响了，妞妞这才想起要擦黑板，抬头一看，阿伟已经帮她把黑板擦干净了。

彩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收好的作业本整齐地放在老师的讲台上，郝老师满意地说：

“很好。”

回到座位上的彩云响亮地喊道：

“起立！”

密（mì）密匝（zā）[①]匝的小树林一样的行列，在老师面前直挺挺地竖了起来。

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学校放学了。从校门里冲出的孩子叽叽喳喳，好似一群出了窝（wō）的小绒（róng）鸡儿，没完没了地叫唤。憋（biē）[②]了一上午的话，可是得空儿，能敞（chǎng）开[③]了说了。

小学生搂（lōu）肩搭（dā）背，手拉手，跳着蹦着，打着闹着，仨一群，俩一伙，往胡同儿里散去。

“哎，朱传统，明天你早来会儿，我还给你两个棒棒糖。”

“嗯。”

① 匝：遍；满。
② 憋：抑制或堵住不让出来。
③ 敞开：大开；打开；放开。

彩云拐进自家的门里，朱传统才跑着追上了妞妞和阿伟。这会儿的妞妞正跟阿伟说着呢。

“我才不稀罕（xī·hàn）[1]她呢，班长怎么了？也不能那么凶啊。以后我绝不吃她的棒棒糖！也不去她爸爸的糖果店买糖吃！让她爸爸的糖堆到天花板上，一块也卖不出去。”

妞妞想起彩云那样的态度就生气。她恶狠狠地想象着齐家的糖果店一块糖也卖不出去，化了的糖把彩云粘（zhān）在了店里，没法子上学，然后只好向妞妞喊救命。

“哈哈哈哈，那该多逗（dòu）[2]。”

想到那么美的结果，妞妞忍不住笑了。

“好吧，我也不吃彩云给的糖。”

阿伟很坚决地站在了自己的邻居（línjū）一边。

“你呢？船船？”

阿伟问起朱传统，朱传统吭哧（kēng·chi）[3]了半天：

“嗯……哦……啊……哼……”

妞妞等不及了。

“行了。朱船船，我知道你想吃彩云的棒棒

① 稀罕：认为希奇而喜爱。
② 逗：这儿是方言用法，逗笑儿的意思。
③ 吭哧：这儿是形容谈话吞吞吐吐。

糖，没出息！”

妞妞的话一落音[1]，朱传统不干了。

“谁没出息？又不是我要的，是她给的。再说，谁让你老忘喊口令的，人家彩云就是比你强，她一次也没忘喊起立。她当然就能当班长了。”

妞妞不吱声了。他说的也没错儿，自己是不适合当班长，因为老忘记喊那个起立。起立，起立，这该死的词。也好，如果是会喊这两个字的人，就是做班长的材料，那彩云的确是这方面的天才，她做班长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她的脾（pí）气[2]再好一点儿，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也许，那样的话，她的那两根小辫子也会让人看得顺眼一些。

阿伟看妞妞不吱（zhī）声了，以为她生气了，他转过头对朱传统说：

“我可不信彩云比妞妞强。妞妞上幼儿园时，会跳舞、会写毛笔字。彩云就会喊起立，这算什么！这还不是因为她喊‘卖糖喽！’、‘卖糖喽！’喊惯了，所以声音大。是不是？妞妞。”

妞妞摇摇头，猜着：

“也说不定，彩云还有比我强的地方呢。你没看见？她有两条辫子。”

① 落音：这儿是结束的意思。
② 脾气：性情。

“嗨，那算什么呀！女的差不多都有辫子，我姐也有，怎么啦？”

阿伟可不把女孩子的辫子看在眼里呢，那算什么？有辫子也算本事吗？女孩子真是可笑，她们老把不重要的东西看成重要的。

三个人走到一条小胡同儿口，分了手。

短命的班长换成了委员，妞妞头一回体会到职务的改变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当班长的可以管委员，委员又去管谁呢？妞妞还不太清楚。只是听彩云说，卫生委员只管擦黑板、擦桌子、扫地。妞妞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头一天自己当班长的时候，妈妈提醒自己不要骄傲。因为班长并不是自己想的那种只是多干活儿的人，而是有权力管别人的人。这可太让妞妞想不通了。更让妞妞没料到的是，自己还没弄清楚这一切，还没来得及骄傲，就不是班长了。

其实，这也好。妞妞可不是一心想管别人的人。因为她不想骄傲，也不会对同学耍（shuǎ）[①]态度。顶多她对自己的洋娃娃耍过脾气，拿它出过气。所以，妞妞倒也不伤心难过。

一进小四合院的门，妞妞就嚷（rǎng）[②]开

① 耍：施展、表现出来。
② 嚷：喊叫；吵闹。

了：

“我不是班长喽！我不是班长喽！”

在院子里洗菜的王阿姨，听到妞妞的喊声，奇怪地问：

“怎么？你淘气了？被老师批评了？”

“没有。就是我老忘喊起立。”

听了妞妞的回答，王阿姨叹了一口气：

“哎，就为这个呀。那老师该让我们妞妞多练习几次。才几天嘛，当然不习惯了。”

“我练不会，就是爱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老让我想。现在我是委员了，卫生委员，管擦黑板、擦桌子、扫地的卫生委员。”

妞妞自豪（háo）[1]的神情让小英姐看了直想笑，在一边帮王阿姨淘（táo）米的小英姐刚说出几个字：

“那算……”

“那也算了不起的。能当个卫生委员也不一般。妞妞要好好干。”

王阿姨拦（lán）住了女儿的话，笑眯眯诚恳（chéngkěn）[2]地告诉妞妞。

妞妞得到了王阿姨的肯定（kěndìng）[3]，心里踏实了许多。她冲着自己家的门喊开了：“大妈！咱家中午吃什么呀？我饿了。”

① 自豪：因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的集体或个人具有优良品质或取得伟大成就而感到光荣。
② 诚恳：真诚而恳切。
③ 肯定：这儿是表示同意。

妞妞忙得
犯了错误

自从妞妞当上了卫生委员，可把她给忙坏了。她不仅要早到学校，而且还要晚回家。每天都要把班里的卫生检查一遍，直到满意才回家。

老师告诉她，卫生委员是监督（jiāndū）[1]值日的同学打扫卫生，而不必像彩云说的那样，只管擦黑板、擦桌子、扫地。这也算有了权力，可以管值日的同学了。妞妞有了权力，该怎么用呢？

这个问题，妞妞从来没想过。妞妞跟着值日的同学一起干活儿，变成了天天做值日的人。于是，她没有了写大字的时间。

说起写大字这件事，妞妞很头疼（téng）。一年级一周只有一节描红模字的大字课，可是，妞妞的爸爸却要妞妞每天写一页真正的毛笔字，而不是仅仅描个红模字。哎，这可真叫妞妞头痛（tòng）。上完学，要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

① 监督：察看并督促。

要写作业；写完作业，还要跳房子（一种让妞妞喜欢的游戏）；跳完房子，就该吃饭了，吃完饭也就该睡觉了呀。

妞妞为写大字的事，发开了愁（chóu）。

星期六的下午，照例（lì）[①]是不上学的。中午，妞妞从屋里搬出一把椅子，一个小凳（dèng）子，拿出毛笔、大字本、砚（yàn）台，放到椅子上，就在院子里磨开了墨。

今天，妞妞要写六篇大字，这对一年级的妞妞来说，可不容易。但是，谁让她从星期一开始一篇也没有写呢？爸爸星期六的晚上就要回家了，他要检查这一周的大字本，可不能露馅（lòuxiàn）儿呀。

妞妞坐在院子里的杨树底下，在砚台上磨呀磨呀，她要多磨出一些墨汁。

秋天的太阳透过密密麻麻的杨树叶子，照在宁静的四合院里，给碎砖铺的地上透下了许多碎影子。坐在影子里，不会太晒（shài），又不至于太凉，难怪斜对门的四川奶奶也搬出个躺椅放在树下，半睡半醒地躺在那儿呢。

妞妞把毛笔蘸（zhàn）上墨，一笔一画地在本上照着柳体字帖写开了。

“妞妞，妞妞，你看，我有了一个特别好看

① 照例：按照惯例；按照常情。

的剪纸，你想不想用彩纸拓（tà）[1]下一张？”

阿伟的脑袋从他家的门里探出来，冲着院子里的妞妞喊。妞妞头也不抬：

“不成！现在不成。你没看我忙着吗。”

妞妞把毛笔放下，甩了甩发酸的手腕。

“这可是我跟人家借的，下午就得还人家。你不拓，就没了。”

阿伟用手举着那张跳舞小人儿的剪纸晃来晃去，妞妞有点动心了。她抬头看了一眼那个跳舞的小人儿，犹豫（yóuyù）[2]了一下。剪纸真好看，要是不拓一张，自己就没有这个样子的剪纸了。让阿伟帮着拓？他可拓不好，自己拓吧？又耽误（dānwù）[3]了写大字的时间。正在这时，旁边半躺着的四川奶奶看出了妞妞的心思。

“妞妞，你去吧，我帮你写几个字。看你写了半天，也够累的哟。”

可不是，这半天，才写了一行，也就是四个字。妞妞不放心地问：

“您会写大字吗？”

“我像你这么大，念私塾（sīshú）[4]，字写得比你多。”四川奶奶有点骄傲地回答。

---

① 拓：把碑刻、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和上面的文字印下来。
② 犹豫：就是拿不定主意。
③ 耽误：因拖延或错过时机而误事。
④ 私塾：旧时的私人学校。

“这行吗？”妞妞怀疑地问。

“有啥子关系么，要得嘛。”

妞妞又看了一眼阿伟手上的剪纸，那个跳舞的小人儿好像在叫她，实在太可爱了。

“好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您先替我写几个字。”

妞妞把毛笔递给四川奶奶，一头钻进了阿伟家的屋子。

等妞妞从屋里跑出来的时候，嗬，四川奶奶已经写完了三页了。

“哎哟，您写得太快了。”

“怎么样？还可以吧？”

四川奶奶自我欣赏地翻看着自己的墨迹。

“可是……可是，您写得太好了，都不像我写的字了。”

妞妞有点担心了。爸爸的大眼睛，可是不容易被蒙骗（mēngpiàn）[①]的。妞妞这么一说，四川奶奶也为难了。

正在这时，院门“嘭（pēng）”地一声被推开了，朱传统从外面伸进了脑袋，冲妞妞说：

“嗨！妞妞，你去学校一趟吧，郝老师找你呢。”

“找我？”

妞妞有些奇怪。

“可不是找你嘛，我和我妈去学校那边的商店买东西，碰见郝老师，她亲口对我说的。”

朱传统的认真劲儿，不像是撒谎。

“好吧。可是……”

妞妞低头看着没写完的大字，为难极了。一边站着的阿伟很义气地说：

“我帮你写，保证写不好。”

“什么？写不好？”

妞妞一听，就喊了起来。

“哦，是写不好嘛。我写的当然不会像四川奶奶写得那么棒了。”

① 蒙骗：欺骗的意思。

阿伟可够坦白的。甭说没四川奶奶写得好，就是妞妞，他也比不上。但是，眼下还能找出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吗？

“好吧，你要写得尽量像我的字啊。”

妞妞嘱咐（zhǔfù）[①]完阿伟，飞也似地向学校跑去。

直到吃晚饭前，妞妞才回家。她进了院子就宣布：

“我参加舞蹈队了！跳摘葡萄。噔噔噔噔……”

妞妞哼着有点走了调儿的曲子，在院子里转开了新疆舞步。

“哎，妞妞，我们都给你写完了。”

阿伟听见妞妞的声音，赶紧伸出头把好消息告诉妞妞。

“写完了？写完什么了？”

妞妞光顾（gù）[②]着跳舞，早把写大字的事忘了。

“大字，你的大字。”

经阿伟这么一提醒，妞妞立即不再“噔噔噔”

① 嘱咐：告诉对方记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

② 顾：注意，照管。

了，她这才发现，院子里空放着自己中午搬来的椅子和凳子。她想起来了。

“对，我的笔墨砚呢？还有本呢？”

“在我家呢。我姐、我哥都帮你写了。”

阿伟报告着完成写大字的情况。妞妞惊奇地问：

“小英姐小明哥真的帮着写了？”

“嗯，没错。”

“那可糟（zāo）[1]了。”

妞妞跑进阿伟家，从桌子上拿起写完了满满一本的大字本，哭笑不得。这下子完了，这么满满一本的大字本，一共有五个人写过。有写得好的，有写得差的；但是其中只有四个字是妞妞写的。

阿伟看妞妞不说话了，问她：

“是写得太好了？还是太坏了？”

“嗯，是太好了。哦，不不，太坏了。也不是，是太不像我写的了。”

妞妞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阿伟也承认，当然谁写的也不像妞妞写的了，因为我们大家谁也不是妞妞嘛，这怎么办呢？

“总归（guī）[1]是全写完了，以后不用写了

① 糟：指把事情办坏了。

是不是？”

阿伟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妞妞无奈地点点头，收拾好自己的笔墨砚，夹着大字本，回家了。

妞妞的心这会儿不踏实了，还不如没写呢，倒好向爸爸交代呀。就说，妞妞做了委员，实在太忙了，没工夫儿[2]写大字。现在倒好，写是写完了，可是，写的那是什么呀，连妞妞都看不过去，这是好几个人代写的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总归：终究。
[2] 工夫儿：指时间。

妞妞写了
不打屁股的检查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妈把饭都端到了桌子上，爸爸还是没有回来。

这是怎么了？每个星期六，爸爸都会回家吃晚饭的，今儿个他为什么没回家吃饭呢？说不定他知道了妞妞的事，生气不回来了。嗯，大人总是能发现小孩子做错的事，好像他们身上有跟踪（gēnzōng）[1]器似的，能时时刻刻跟着小孩子。可要是小孩子干了好事，大人倒发现不了了。因为大人的跟踪器，专跟踪小孩子不想让大人发现的事。这会儿，说不定，爸爸的那个跟踪器，已经把写大字的事给捅（tǒng）出去了。

“妞妞，不吃饭，你琢磨（zuó·mo）[2]什么呢？”

妈妈一声叫，打断了妞妞的思考。

“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回家吃饭？”

---

① 跟踪：紧紧跟在后面。
② 琢磨：思索；考虑。

妞妞有心要探探风。

“爸爸今天要开会，所以不回来吃饭了。”

“不对。”

妞妞摇着头，她不信妈妈的话。妈妈反过来问妞妞：

“那你说为什么呢？”

“嗯，是因为我写的大字。”

妞妞只回答了半句，妈妈弄不懂了。

“你的大字？没写完？”

妞妞摇摇头。妈妈问：

“写得不好？”

妞妞又摇摇头。

“根本没写？”

妞妞还是摇摇头，她小声说：

“写完了，而且全写完了，有的，有的写得太好了。”

妈妈更不明白了。

“那还发什么愁呀？害什么怕呢？妞妞快吃饭吧，吃完饭，看一会儿书，就去睡觉啊。”

妞妞没有再说话，她一边吃着饭，一边想，妈妈哪里知道这里面的事呀，难办着哪。

饭总算吃完了。妞妞坐在小板凳上看开了小人书。其实，她根本没在看书，只是做个样子。她心里有两个小人儿在说话。

一个说：

就算爸爸看见了，又怎么样？至少有四个字是我写的嘛。

另一个说：

才四个字是我写的，剩下满满一本，都是四川奶奶、小明哥、小英姐、阿伟写的。这可怎么混（hùn）[1]得过去呢？爸爸太严厉了，根本不会放过我的。

又是那第一个说：

混不过去，只好挨打了。打屁股，啪！啪！

① 混：蒙混，这儿有胡弄的意思。

啪！

另一个不同意：

打屁股可不成。我是委员，委员的屁股怎么能随便打呢？爸爸厉害，打屁股声音可大了，又疼，我会大哭的。隔壁的阿伟听见了，传到班上去，我这个委员挨打了，唉呀，那怎么成啊。

妞妞大声地回答这两个小人儿：

“不成！”

“不成什么呀？妞妞？”

旁边正在做事的妈妈，抬起头，望着冷不丁儿蹦出这么一句话的妞妞问。

“哦，我和那两个小人儿说话呢。”

妞妞顺口一说，妈妈抬起头：

“哪两个小人儿？妞妞，就睡吧。明天好早起来啊。”

妞妞“嗯”了一声，她有了主意。妞妞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图钉，把那张纸钉在了桌边的墙上。桌子上，放着她那本要命的大字本。

很快，妞妞就洗漱完，钻进了被窝儿。可是，妞妞怎么也睡不着。平时，一会儿就做开了梦；现在，梦就是不来。

等了不知多久，被窝儿里的妞妞听见大皮鞋的声音进了院子。这个院子里，爸爸的大皮鞋走出的响动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妞妞一只耳朵就

听得出来。

“不好。”

妞妞暗叫一声，把脑袋缩进了被子里，大气儿不敢出。她一定要装成已经睡着的样子才行，而且，必须特像。

爸爸的皮鞋声越来越大，冲妞妞的房子走来了。

哎哟，进来了。走到床边了，使劲闭住眼，万一他掀（xiān）[1]被子怎么办？妞妞紧张起来。

爸爸根本没有掀被子，他发现了桌子上的作业本。

天哪，天哪，他看见了。妞妞听见爸爸翻大字本的声音了。

“哼！”

这个“哼”是多么可怕呀，爸爸从鼻子里哼

① 掀：使遮挡覆盖的东西向上离开。

出的愤怒，让妞妞想起啪啪啪的打屁股声。他难道没发现墙上钉着的纸条儿吗？

“嗯？”

这就对了，爸爸的这一声，准是发现了那张纸条儿了。

果真，爸爸轻声念了出来：

爸爸：

zhè 是我的jiǎnchá。大字我写了四个字。qí tā 是bié 人写的 大家 xiǎng bāng 我 qǐng 你不 yào dǎ 我 我是 wěi yuàn，āi 打会 bèi 人 xiào，我会 g ǎ 的。

妞妞

爸爸看着妞妞自从认字以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拼音和汉字相杂，竟是一篇检查。他看了一眼妞妞鼓起来的被窝，忍不住笑了。

咦？他怎么笑了呢？不应该呀。这是什么意思？打人之前要有三声笑吗？那一定是更可怕、更厉害的打人了。哦，这下没人能救我妞妞了。妈妈不能救，大妈不能救，姥姥更救不动。

就在妞妞躲在被窝儿里面胡思乱想的时候，大皮鞋的声音又响了。

不对呀，这是往门外走哇？可不是，爸爸真

的走出了门。是不是去拿笤帚（tiáo·zhou）疙瘩（gē dɑ）？哇！真要喊救命了。我才不管什么阿伟听见、没听见呢，只要爸爸一进来，还没打我一下，我就要大喊，这样才能及时喊来救兵，少挨几下笤帚疙瘩。

妞妞这时甚至已经想好了，必要时，钻到姥姥的被子里去。谁敢碰姥姥的被窝？

可是，妞妞等了好半天，也没有听到大皮鞋又回来的声音。妞妞就在这样紧张的备战中，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妞妞被大妈煮的甜丝丝的红薯小米粥（zhōu）馋醒了。

“哦，我们早上吃红薯小米粥喽！”

妞妞一下子从被子里跳出来，大妈从厨（chú）房探出头来说：

“妞妞，你昨晚儿干吗来着？做什么梦了？又喊又叫，吓死人了。”

“是吗？”

妞妞什么也不记得了。

吃早饭的时候，爸爸拿着妞妞的大字本坐到饭桌上，她把大字本递给妞妞。妞妞打开一看，嗬，划了那么多红圈圈。妞妞得了两个，小明哥得了四个，小英姐得了六个，四川奶奶得的最多，

八个，阿伟得的最少，一个。

“我还有两个红圈圈啊。”

“是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爸爸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这两个红圈圈。

妞妞可不傻（shǎ），她听出来了，这是指这次的大字事件。不打屁股的检查虽然发挥了作用，但下次……妞妞清楚，不打屁股的检查只有一次性的作用。

妞妞跳自己的舞

星期一的早晨，妞妞美滋滋地上学去了。她一边走，一边有意识地摸了摸没挨打的屁股，心想，屁股没被打的感觉真好。

跟着妞妞走的阿伟，很奇怪地斜眼看着妞妞。难道她屁股上有什么问题吗？哦，我知道了！阿伟像是发现了重大秘密，喊道：

“妞妞，你尿裤子了。”

“什么？”

听到阿伟这一喊，妞妞愣了。她弯下腰，使劲往下看，裤子全是干的呀。妞妞站直了身，申辩（shēnbiàn）[1]说：

“你胡说什么呀？我尿裤子，你怎么知道？我的裤子明明是干的嘛！”

“那你干吗老是摸你的屁股呢？”

“这是因为我的屁股没有挨打。”

“挨打？”

阿伟可不明白了，好端端地，挨什么打呀？

① 申辩：（对受人指责的事）申述理由，加以辩解。

“是呀，你们那么多人帮我写了大字，我爸

早看出来了，要不是我写了个检查，那今天屁股一定肿（zhǒng）得老高老高了。”

听妞妞说得这么邪乎（xié·hu）[①]，阿伟的眼睛都瞪圆了。屁股肿得老高老高，该多疼啊，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事了。幸亏阿伟的爸爸从来不这样用武力对待孩子，从阿伟的哥哥，到阿伟的弟弟，谁也不清楚屁股肿得老高的滋味。听妞妞这么一说，阿伟的心里冒出了同情和一丁点儿的羡慕（xiànmù）[②]；毕竟，妞妞清楚屁股肿得老高的滋味。

“好啦，总算屁股没挨打。我可以屁股不疼

① 邪乎：方言。厉害、夸大的意思。
② 羡慕：看见别人有某种长处、好处或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

地去跳舞啦！”

“跳舞？”

“是呀，我被郝老师选到学校的舞蹈队去了。星期六下午朱船船叫我去学校，就是为这事。”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阿伟想起来了。

“下午放学，我们就学新舞蹈，你先回家吧。”

妞妞的心，已经跑到下午了，她巴不得（bā bude）[1]今天全天学跳舞。

下午放学了，学生们都回了家，校园里静了下来，好像一下子空荡起来。妞妞来到一间大教室，里面已经有了好多高年级的同学等在那儿了，妞妞和一群一年级的新队员坐在一起。

原来，这个舞蹈队并不像妞妞想得那样是新成立的。早在妞妞没上学之前，舞蹈队就存在了。每年，新生一到校，总要补充几名新生。这样，妞妞就被补充进来了。

不一会儿，音乐老师进来了，她扭动着细长的脖子，挥动着细长的胳膊，很快就分配好了谁演什么，谁跳什么舞，谁该站在什么位置，谁先上场，谁后上场……

① 巴不得：迫切盼望。

妞妞分到了一个角（jué）色[1]，就是和许多一年级、二年级的女孩子一起当花瓣（bàn）儿。当花瓣儿也是不错的角色，有很美的动作。这可是向日葵的花瓣儿，向日葵的花瓣儿是金灿（càn）灿[2]的，比花心好看多了。妞妞很喜欢向日葵的花瓣儿，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扮演众花瓣儿之中的一瓣儿。

但是，妞妞除了做这个花瓣儿之外，其他的舞蹈，全没有妞妞的份儿了。

花瓣儿的动作，妞妞一下子全学会了，剩下的时间难道就傻呆（dāi）[3]呆地坐在冷板凳上，看高年级的那个女孩子和男孩子跳白毛女和大春的双人舞吗？

妞妞有点儿不甘心。

其实，妞妞才不是头一次看这个舞蹈呢。在幼儿园里，她就从电视上看过。后来，妈妈爸爸带她去剧院，看的那才叫真正的芭蕾（bāléi）[4]舞呢。妞妞早把一些舞蹈段落背下来了，就是不学，也能跳上几段。

可是，在舞蹈队里，跳芭蕾舞，没妞妞的份儿。她只能看着高年级的女孩子们穿着脏乎乎的

① 角色：戏剧或电影中，演员扮演的剧中的人物。
② 金灿灿：金光耀眼。
③ 呆：这儿是指脸上表情死板。
④ 芭蕾：一种常用脚尖跳舞的舞蹈。

芭蕾舞鞋，咚、咚、咚地练着舞步。

妞妞多想自己也有这么一双舞鞋呀。她有一次和妈妈去商店，看见橱（chú）窗里放了一双红缎（duàn）子的芭蕾舞鞋，那微微隆起的鞋面，让妞妞立刻想起了舞台上那一双双婀娜（ēnuó）[1]抖动的双足。妞妞把鼻子都贴在橱窗的玻璃上了，恨不能用手轻轻碰碰那光滑的缎面。可是，妈妈把妞妞拉走了。

妞妞难道就不该有这么一双舞鞋，去跳自己喜欢的舞蹈吗？

妞妞站了起来，她悄悄走近一个正在练舞的高年级的女孩子，对她说：

“可不可以……让我试试你的鞋？”

女孩子很高傲地抬起脖子：

“这可不成。”

妞妞一点也不在乎她的态度，继续说：

“我只想穿一小会儿。”

“不行。”

① 婀娜：（姿态）柔软而美好。

女孩子踮（diǎn）[1]起脚尖，藐（miǎo）视[2]地回绝了比她小两头的妞妞。妞妞抬着脖子，愤愤不平：

“芭蕾舞鞋是学校的，谁都可以穿。”

“但老师没发给你，是发给我的。”

女孩子坚决地顶回了妞妞的要求。

妞妞一撇（piě）嘴[3]：

“哼，别以为我没穿你那样的芭蕾舞鞋，就不会跳芭蕾舞，我穿自己的鞋，一样可以跳芭蕾舞。”

妞妞说着，她立起了穿着紫花灯心绒（róng）布鞋的双足，迈着芭蕾舞步，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一边扇（shān）动着两臂，一边向门外舞去。

女孩子惊讶地张着嘴，她没见过不穿舞鞋的人也能立起足尖，望着妞妞的背影，女孩子喃（nán）喃[4]地摇着头：

“一年级的‘小豆包’。”

妞妞自从进了舞蹈队，比做委员还要忙。放了学，如果舞蹈队没有活动，她就叫上阿伟和他

① 踮：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站着。
② 藐视：轻视，小看。
③ 撇嘴：下唇向前伸，嘴角向下，是表示轻视、不相信或不高兴的一种动作。
④ 喃喃：象声词，连续不断地小声说话的声音。

的弟弟小强，去义务巡（xūn）回[1]演出。因为只有这时，妞妞可以跳自己的舞。

这天，妞妞放了学，一进院子，把书包放到家里，喝了一口水，就往外跑。嘴里喊着：

“快点，阿伟！小强！”

王阿姨在院子里问急火火的妞妞：

“妞妞去哪里啊？”

“去演出。”

妞妞头也顾不上回，和阿伟、小强一齐跑出了院子。

“妞妞，今天我们去哪儿呢？”

“当然是要去五四大街了。那里行人多，在那里跳完了，再去杨大爷杨大妈家，他们可是从没有去过剧院的人呢。”

“好嘞（lei ）。”

他们一溜儿小跑地去了五四大街。

傍晚前的大街像是刚睡醒了午觉，车辆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妞妞他们在马路边的行人道上停了脚，阿伟从兜里掏出一根粉笔，在行人道上画了很圆很圆的一个大圈子。这个本事，可是没人能比，阿伟是个画画的天才，他能把圆圈画得跟圆规画的圆一样。

圈子画好了，妞妞站进了圆圈里。路上的行

① 巡回：按一定路线到各处（活动）。

人躲着阿伟画的圆圈，以为这三个孩子要在这条热闹的街上玩游戏。

“妞妞，没人要看你跳舞。”

还没有上学的小强尖声尖气地对圆圈里的妞妞说。妞妞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跳呢。”

说完，妞妞自己心里哼出一段天下最美最动听的乐曲，开始跳起了自己的舞。

妞妞穿着小花布鞋的脚踮起了足尖，她就像是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一样，颤（chàn）颤抖（dǒu）抖地，在圆圈里旋转（xuánzhuǎn）。

她微微上扬、不断抖动的手臂，就是那花苞

羞涩（sè）[1]地绽（zhàn）[2]开的样子。

川流不息的街上越来越显得拥挤（yōngjǐ）[3]，从妞妞身旁走过的大人，根本顾不上发现一个女孩子的舞蹈。好不容易有一位胖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过，女孩子拼命盯着跳舞的妞妞，直到走过去了，还不住地回头。胖女人却使劲拉了一把自己的孩子，狠狠地说：

“可别学那疯（fēng）丫头！”

阿伟听到了胖女人的话，转过头猛烈回击：

“你才是疯丫头呢！”

胖女人昂着头，扭着肥屁股，拉着自己的小女孩悻悻（xìng）[4]地走了。

妞妞根本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她心中的花儿已经开放了，心中的雨来了。雨水滴在娇柔的花朵上，砸得花东倒西歪。妞妞的足尖抖动得像是暴风雨中的花枝，仿佛再大一点儿的风就会把她刮（guā）倒。噢，天哪，果然一阵风刮过花朵，这朵刚刚绽放的纤弱的小花儿，掉在雨地里，不动了。

“噼里啪啦……”阿伟、小强的巴掌声，让这位投入的舞蹈演员抬起了头。

---

① 羞涩：难为情，态度不自然。
② 绽：裂开。
③ 拥挤：挤在一起。
④ 悻悻：怨恨、忿怒的意思。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拍手吗？”

妞妞不解地问。

“就我们两个看，当然就两个人鼓掌，这是全体的掌声。”

阿伟很强调“全体的掌声”这五个字。

“才两人。”

妞妞真遗憾（yíhàn）[①]。她站起来，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土。她不明白，难道这些走来走去的行人，不知道她这是在跳最美的舞吗？也许，他们都太忙了，忙着回家做饭、忙着买菜、忙着回家叫自己的孩子赶紧写作业。

“走吧。”

阿伟看妞妞没有再跳舞的意思了，便也走进圆圈里，催着妞妞去下一个地点。妞妞点了点头，认真地说：

“好吧。我们赶紧去杨大爷杨大妈家，要不，他们该吃晚饭了。”

妞妞刚要走，马路对面存车处收钱的老奶奶冲妞妞走了过来，她一手紧捏着什么，一手向妞妞招呼着：

“孩子！孩子！”

妞妞转过头，注视着小脚紧走的老奶奶。老奶奶跑过马路，还忍不住回头注意着自己的存车

① 遗憾：不称心；大可惋惜。

处，她怜（lián）[1]爱地拉过妞妞的手，把手里一把零碎的钢镚（bèng）儿[2]放在妞妞的手里。

“孩子，不容易呀。你跳了那么半天，我一直在对面看着哪。真可怜啊！拿着，钱是奶奶一分一毛[3]挣的，拿回家买点什么吧。可怜的孩子！我知道，没有人给你一分钱。孩子，以后别这么累自个儿了。”

妞妞听着老奶奶的话，开始很糊涂，后来才明白，原来，老奶奶把妞妞当成是卖艺讨钱的苦孩子了。

“老奶奶，谢谢您。我不是为了钱，我只是为了跳自己的舞，让好多的人来看。”

妞妞把所有的钢镚儿还给了老奶奶，老奶奶倒奇怪了。

“只为跳自个儿的舞？”

老奶奶弄不懂，有只为了跳舞，就到街上来蹦跶（bèng·dɑ）[4]的？老奶奶摇了摇头。

“再见了，老奶奶。”

妞妞拉着阿伟、小强向胡同儿跑去。

老奶奶看着手里的零钱，叹了一口气，朝自己的存车处走去。

---

① 怜：爱。
② 钢镚儿：小型的硬币。
③ 一毛：一角钱。
④ 蹦跶：跳。

妞妞到杨大妈杨大爷家的时候，杨家已经快要吃晚饭了。看妞妞他们推门进来，杨大妈赶紧招呼：

“一块儿吃吧，孩子们。快点，来来来。”

“不啦，杨大妈。妞妞是来给您和杨大爷跳舞的。”

阿伟这么一说，杨大妈赶紧把碗筷又收拾进了厨房。然后端出茶壶茶碗。

“好，你们需要什么，就说。”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您和大爷看就行了。”

阿伟拿过两个小板凳，和小强在观众位置上坐好。妞妞拉过一把椅子，比试着，她似乎不满意，眼睛看上了饭桌。

“杨大妈，我可不可以用您的桌子当破庙呢？”

“行啊，行啊。”

杨大妈还没开口，杨大爷就乐呵呵地答应了。他边答应，边把桌子上的家什（jiā·shi）[1]挪（nuó）[2]到了凳子上。

“妞妞要破庙干什么？”

小强不明白。

---

[1] 家什：用具，器物；家具。

[2] 挪：挪动；转移。

“这都不知道，这是《白毛女》中的一段呀。喜儿被坏蛋黄世仁逼进山里，住进破庙才变成白毛女的。怎么可以没有破庙呢？”

妞妞解释着，开始把自己变成了舞剧中的女主角。

妞妞踮起足尖儿，愤怒地抬起头，她拧（nǐng）着假想的长头发，跳着仇恨的舞步，蹬着椅子上了“桌子破庙”，抖动着脚尖，抚摩（fǔmó）[①]着长长的白发，突然，她发现了“破庙”下的仇人黄世仁，妞妞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

① 抚摩：用手轻轻按着并来回移动。

她在“桌子破庙”上腾空而起，朝着“桌子破庙”下并不存在的仇人扑了下去……

乒！乓！咣（guāng）当！

随着一阵壶倒碗碎的响动，和妞妞摔倒在地的“哎哟”声，妞妞演的芭蕾舞片断《白毛女》算是结束了。杨大爷和杨大妈顾不上拍巴掌，扶起了真正摔倒在地的“白毛女”。

“妞妞，干吗那么使劲地跳哇？摔疼了吧。”

杨大妈心疼地替妞妞揉（róu）着膝盖。妞妞瘸（qué）着腿站了起来，她一边吸着气，一边歪着嘴，疼得眯着半只眼说：

“我只能使劲跳，因为白毛女见了仇人是很生气的。我和妈妈一起去看真正的芭蕾舞的时候，那台上的白毛女就是这样，狠命地一跳，跳到黄世仁的头上揍（zòu）[①]他的。可是，咱们这儿的破庙下没有黄世仁，我就惨（cǎn）[②]了。”

杨大爷也故意逗着妞妞：

“可不是，妞妞惨了，我的茶壶也惨了。”

妞妞这才发现，茶碗怎么全趴在地上变成碎片了？茶壶也躺在地上，淌了一地的茶水。难道它们成了挨打的黄世仁了？

“哎哟！”

① 揍：打（人）。

② 惨：悲惨，即处境或遭遇极其痛苦。

妞妞很歉（qiàn）意[1]地咧了咧嘴，弯腰去捡碎了的茶碗，可是，磕（kē）[2]破了的膝盖一阵刺痛，妞妞禁不住缩回了手。阿伟、小强连忙伸过手捡起了碎茶碗。

“没事，妞妞。老茶碗了，我们正想换个新的呢。阿伟，快带妞妞回家擦点药吧，这儿我们收拾啦。真谢谢妞妞，还惦记着大爷大妈，演得真好。”

杨大爷把妞妞送到门口，妞妞一瘸一拐[3]地和阿伟、小强回家了。

很快，五四小学舞蹈队的节目就要在国庆节的校会上演出了。妞妞的紫花儿灯心绒布鞋成了宝贝，她几乎天天穿着它，不敢换其他的鞋穿。舞蹈队每天下午都要排练，照例，妞妞是不能穿上真正的芭蕾舞鞋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穿不穿芭蕾舞鞋都能跳芭蕾舞，妞妞自己有个魔鞋。虽然没有方方的木头，没有长长的缎带，没有光亮柔滑的鞋面，但是照样可以踮着脚尖，这就是妞妞的魔鞋。一双普通的、在任何商店都可以随便买到的紫花儿灯心绒布鞋。

妞妞只要一穿上这双布鞋，感觉别提有多好

① 歉意：抱歉；即心中不安，觉着对不住别人。
② 磕：碰在硬东西上。
③ 拐：这儿也是瘸的意思。

啦！她穿着它在那些穿芭蕾舞鞋的高年级女孩子中间走来走去，一点儿也不自卑（bēi）[①]。她仰着头，好像只有她穿的鞋才是真正的舞鞋。弄得那帮女孩子奇怪地望着这个一年级的“小豆包”，觉得她真是怪透了。

国庆节终于来了，校长讲完了话，就是舞蹈队的演出，第一个节目，就是妞妞参加的舞蹈。

妞妞早就准备好了。凡是和妞妞一样做花瓣儿的女孩子，今天都头戴一片黄色的葵花瓣儿，而花心是由高年级的四个女生来担任的，她们满脑袋顶着的是画着茂密（màomì）[②]瓜子的纸壳。

音乐响起来了，花瓣儿簇（cù）拥[③]着花心向舞台中心跳动着，欢快而活泼的花瓣儿抖动着艳丽的色彩，围绕在花心周围旋转。四朵葵花在舞台上转来转去，仿佛跟着太阳的东升西落不停地变换着花朵的方向。当太阳落下山去的时候，四朵花也要睡去了。

舞蹈本该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一片黄色的花瓣儿忽然跳离开了葵花，它东张张，西望望，像是一个梦游的花瓣儿跳起了自己的舞。

---

① 自卑：轻视自己，认为不如别人。
② 茂密：（草木）茂盛而繁密。
③ 簇拥：（许多人）紧紧围着。

后台的舞蹈老师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谁？瞎（xiā）[1]闹！”

音乐就要停了，舞蹈该结束了，从哪儿又蹦出这么一段花瓣儿的独舞呢？太气人了。这个出乱子的孩子是谁呢？

“佟妞妞！是佟妞妞！”

高年级的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在后台叫了起来。

这可怎么办？舞蹈老师急得直跺脚，她伸长了本来就长的脖子，急中生智地对拉手风琴的老师说：

“接着拉，接着拉。”

“拉什么曲子？”

“什么都行，只要能和上这个放任自由的花瓣儿就行。”

音乐和着妞妞的舞蹈响着，妞妞可没有后台那么紧张，她发挥出最天才的本领，踮起了穿着小紫花儿布鞋的脚，优美的像是被风吹落的一片葵花瓣儿，在舞台上跳着自己编的舞蹈。四朵葵花完全呆住了，它们定格在舞台的一角，不知怎么对付这个突然掉了的小花瓣儿。

小花瓣儿活泼、快乐地忽而旋转，忽而卧地，满舞台地尽情挥洒着天真。妞妞跳啊，跳啊，这

① 瞎：这儿指没有根据地；没有来由地。

下子，她可算跳出了自己的舞。奇妙的是，妞妞的舞蹈与即兴的音乐合作得天衣无缝，好像从前编排过似的。

“怎么？她跳上瘾（yǐn）[①]了？快停！音乐快停！”

细长脖子的舞蹈老师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在后台上大吼一声，拉手风琴的老师一个回旋之后，又一个高音，戛（jiá）然而止[②]。

妞妞恰好做完一个跳跃，回到自己花瓣儿的位置，和其他的花瓣儿一起定格在舞台上。

“哗……”

舞台下热烈的掌声，让妞妞的脸上飞上了两朵红云。她在黄色的花瓣儿遮掩下，美美地笑了。

四朵葵花终于安然地回到了后台，观众们并不知道这个独舞的尾巴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自己加上去的，还以为舞蹈原本如此呢。

舞蹈老师顾不上训斥妞妞，催促着下一个芭蕾舞《白毛女》选段上场，穿着真正芭蕾舞鞋的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场了……

演出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阿伟和朱传统都一个劲儿地

① 瘾：这儿指浓厚的兴趣。
② 戛然而止：形容声音突然中止。

说妞妞跳得太棒了。

“是吗？你们真的都和我一样？觉得我跳得很棒？”

“可不是嘛。”

“是真的。我敢保证，咱们班的人都会说你最棒。”

听了两个小男生的回答，妞妞低下了头，看着自己这双已经张了嘴的紫花儿布鞋笑了。她弯腰脱下这双魔鞋，拎（līn）[1]在手上说：“这可是我的魔鞋的功劳。”

说完，她拼命抡（lūn）[2]起胳膊，把魔鞋往

① 拎：提。

② 抡：用力挥动。

天上一扔，大笑着，光着脚丫跑了起来。

“哎——妞妞，你的鞋！”

阿伟在妞妞背后大喊。

妞妞边跑边回答：

“不要啦！我不跳舞啦——我不是舞蹈队的人啦——”

……

妞妞的魔鞋就这么飞上了蓝蓝的天，它那碎碎的紫花儿像是紫丁香的花瓣儿。张开的鞋尖仿佛对接纳它的蓝天诉说着一个小女孩跳自己的舞的故事。

妞妞见到了大妞、二妞

妞妞星期天一早儿就起来了，今天她要和妈妈一起去串门儿，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到亲戚（qī）[①]家去坐坐了，而妞妞家是有亲戚的啊。

妞妞的妈妈，有哥哥、姐姐；妞妞的姥姥，也有哥哥、姐姐。妈妈的哥哥，就是妞妞的舅舅；姥姥的姐姐，就是妞妞的二姨姥姥。

今天，妞妞就是跟妈妈去舅舅家。舅舅家住城南，城南有许多小胡同儿，比起妞妞家住的宫墙边上要热闹多了。那儿有陶然亭，有珠市口，离前门楼子也不远，可多商店啦。

妞妞就爱热闹，特别是舅舅家，有一大家子人，有表哥表姐，还有表姐的女儿大妞二妞，这该多有趣呀。

大妞、二妞比妞妞小一两岁，她们是双胞胎，仨女孩在一块儿，可有意思了。可以跳猴皮

[①] 亲戚：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筋（hóupí jīn）[1]儿，可以跳房子，还可以玩过家家。尤其是跳猴皮筋儿、跳房子，城南有城南的跳法，城东有城东的跳法，两个地方离不了多远，可是规矩（guī ju）[2]大不相同，这样一来，妞妞就学会了更多的玩法。

还有一件事让妞妞有点羡慕，大妞、二妞的兜里竟然有钱。别看她们比妞妞小，但是，纸叠的钱包里，经常放着几个小钢镚儿，碰巧了，还可能有一角、两角的纸票子，这可是让妞妞感兴趣的事。妞妞从来没有有钱的体会，爸爸妈妈从来不给她一分钱。他们说，这叫严格要求。

可是，为什么舅舅就不严格要求大妞、二妞呢？她们比妞妞还小哪，难道小就不用严格要求了吗？也许舅舅不是大妞、二妞的爸爸，而是大妞、二妞的姥爷，看来姥爷是不用严格要求外孙女的。

妞妞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个不严格要求外孙女的姥爷呀！但是，真不巧，妞妞的姥爷不像大妞、二妞的姥爷这么年轻，只有五十多岁，妞妞的姥爷八十多岁，八十多岁的姥爷不想再在地上站着了，所以他飘到天空，躺在云彩上睡觉去了；当然，也就不能给妞妞几个钢镚儿或是两角

[1] 猴皮筋儿：橡（xiàng）皮筋。
② 规矩：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

钱了。

妞妞只有到了舅舅家，才能和大妞、二妞一起，揣上纸钱包，到水果店，挑自己爱吃的糖买。那滋味儿，可跟妈妈买的糖不一样。

妞妞就这么想着想着，和妈妈走到了舅舅家。

“大妞！二妞！我，妞妞来啦！”

一上舅舅家的高台阶儿，妞妞就大声宣告自己的到来。然后三蹿（cuān）[①]两蹿去拉临街的大门。

门里一阵“啪啦啪啦”的小脚丫奔跑的声音，两个小脑袋不等妞妞拉开门，先钻了出来。

“噢——噢——”

大妞、二妞欢呼着妞妞的到来，好像她们有一百年没有见了。她们用不着大人式的那些问候词，也不需要拥抱、握手什么的，高声叫几嗓子，就是最友好最亲密最上等的欢迎方式了。

“噢——”

妞妞也跟着大妞、二妞喊到了一起，妈妈的耳朵可是受不了了。

“吵死啦，快闭上嘴巴。”

舅舅笑着走了出来，这个瘦小的老头，跺着脚，吓唬着根本不怕他的孩子们。

① 蹿：向上跳。

“好啦好啦，欢迎仪式结束。”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妞妞：

“去，和大妞、二妞买早点去吧。”

妞妞接钱的时候高兴得眼睛都亮了，妞妞头一次有了自己的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行！妞妞。把钱还给舅舅，妞妞吃过早饭了。”

妈妈的一声反对，让妞妞缩回了手。舅舅赶忙拦住了妈妈的话。

“咦，吃早饭就一定吃的是咱们地道的小吃

吗？舅舅说的，让妞妞去街上买个艾窝窝，或是甜油饼。快拿着，妞妞。你妈不拦着。大妞、二妞，穿好鞋一块儿去！”

“哎。”

大妞、二妞答应着，赶紧提上了鞋后跟，拿着纸钱包，拉着妞妞就往街上跑去。

街上的早市还没有散，热闹得像是开了锅的粥，到处都沸腾得冒泡儿。炸油饼的、炸油条的、卖“驴打滚儿”的、卖“螺丝转儿”的，还有包子、褡裢（dā·lián）儿[①]火烧、炒肝、豆腐脑儿，叫卖声、吆喝（yāo·he）[②]声此起彼（bǐ）伏[③]，买早点的人挎（kuà）着篮子、端着盆子，你来我往。

妞妞的眼睛都看花了，她闻着弥漫（mímàn）[④]着整条街的香味儿，觉得早上吃的牛奶、鸡蛋早消化完了。先买个甜油饼尝尝，妞妞打定了主意。

可是，还没等排上买油饼的队，妞妞又改了主意，她要吃“驴打滚儿”了；刚走到卖“驴打滚儿”的摊子上，妞妞又看见了艾窝窝和豆馅儿

① 褡裢儿：长方形口袋，中央开口，两端各成一个袋子，装钱装物用，一般分大小两种，大的可以搭在肩上，小的可以挂在腰带上。
② 吆喝：大声喊叫（多指叫卖东西，赶牲口、呼唤等）。
③ 此起彼伏：这里起来，那里落下，表示连续不断。
④ 弥漫：（烟尘、雾气、水等）充满；布满。

切糕。

吃哪一样儿呢？

就在妞妞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大妞有点着急了。

“妞妞，你干吗老是转来转去的呢？你再不买，早市就没了。”

大妞望着妞妞，二妞早就把鼻子贴到了卖豆馅儿切糕的玻璃柜上了。

妞妞看着手里的钱，摇了摇头：

“不行啊，咱们仨买三个甜油饼、三个‘驴打滚儿’、三个艾窝窝、三块豆馅儿切糕，钱不够啊。”

大妞更奇怪了：

“干吗买那么多呀？我们吃不了的。”

妞妞解释：

“一人一个嘛，这样都可以吃到了。”

“嗨，不用。一人买一样，你一口，我一口，二妞一口，一样可以都吃到呀。”

妞妞看着大妞一边说、一边咬的姿势，真觉得大妞聪明极了。

“我常跟二妞这么干。”

大妞一副老道的架式。

于是，三个人买到了四份儿早点，妞妞手上托着艾窝窝、“驴打滚儿”，大妞两手抱着一张大

甜油饼，二妞双手捧着一块豆馅儿切糕。她们一边走，一边轮流咬着四份儿早点。

“你一口，她一口，我一口。”

妞妞数着数，保证大家都公平。

……

就这么数着数着，早点吃完了，也走到了舅舅家门口。

舅舅早就在门口望她们了。

“怎么样？吃饱了吗？孩子们？”

“吃饱了。我们吃了甜油饼，还有‘驴打滚儿’、艾窝窝、豆馅儿切糕，一共四样儿呢。”

妞妞举着四个指头，就好像举着四样儿早点似的。

“嗯，准是大妞这个贼丫头教的，是不是？”

舅舅看着妞妞、大妞、二妞满嘴满脸沾的都

是豆面豆馅儿，乐得就跟自个儿吃了这些好吃的似的。

妞妞她们进了屋，刚站定，妞妞的妈妈就说要走了。

“不，我们还没有跳猴皮筋儿、跳房子、玩过家家呢。”

妞妞不干了。要知道，她刚进舅舅家的门儿呀，怎么能不玩一会儿就走呢？

妈妈对妞妞说：

“我们还要去二姨姥姥家。”

“不，我不去。二姨姥姥家就她一个人，不好玩。我不喜欢。”

妞妞使劲往后退，把大妞、二妞推到了前面。

“二姨姥姥病了，她想妞妞，妞妞不会让二姨姥姥生气，对不对？要不，大妞、二妞也一起去，然后，咱们一起回来，你们再玩，好不好？”

妈妈的这个主意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妞、二妞一听也带她们去，又“噢——”了起来。

就这样，妞妞和大妞、二妞一起去了二姨姥姥家。

妞妞的二姨姥姥怎么啦？

细究起来，这个二姨姥姥只是妞妞叫得，大妞、二妞是妞妞的晚辈，因为年龄相近，也就没了辈分；但是见到老人，大妞、二妞还是要管妞妞的二姨姥姥叫声二祖奶奶的。

舅舅家离二姨姥姥家不算太远，妞妞的妈妈领着妞妞、大妞、二妞穿过了几条大街，拐过几条小胡同儿，找到了二姨姥姥家。

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院里的惟一一户邻居见到有人来，赶忙走了出来。

妞妞大声地说：

“我们是来看二姨姥姥的。”

“哟，快着，快去看看吧，老太太受罪了。”邻居连忙回答。

妞妞妈妈带着妞妞、大妞、二妞赶紧走进了一个小厢（xiāng）房[①]。小厢房里黑乎乎的，像

[①] 厢房：在正房前面两旁的房屋。

是被烟熏（xūn）[1]得时间久了，到处都是黑黄黄的，墙上贴着的阿福画儿，也焦焦的没了本色，四周又乱又挤。

妞妞好半天才能适应这么暗的环境，她把脑袋转来转去，好容易才看清楚躺在床上的二姨姥姥。

“二姨姥姥。”

二姨姥姥闭着眼，好像没发现有人走进来，直到妞妞叫了一声，才像是从一堆破旧的被子里醒了过来。她睁着枯干的眼睛，转动着浑浊（húnzhuó）[2]的眼珠儿干涩（sè）[3]地哼出一声：

“谁呀？”

“是我，二姨。我带妞妞、大妞、二妞来看您啦。”

妞妞的妈妈把孩子们领得离床更近一点儿，示意[4]她们说话，妞妞又喊了一句：

“二姨姥姥，我是妞妞。”

二姨姥姥这次听明白了，她从又黑又硬的被子里伸出像老树干一样的手，要摸一摸妞妞。妞妞吓得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手伸了过去。二姨

---

[1] 熏：（烟、气等）接触物体，使变颜色或沾上气味。
② 浑浊：（水、空气等）含有杂质，不清洁，不新鲜。
③ 涩：这儿指不滑润。
④ 示意：用表情、动作、含蓄的话或图形表示意思。

姥姥消瘦枯干的手握住了妞妞嫩白的小手，她颤（chàn）颤巍巍、又像是自言自语：

“多软乎，多滑溜，跟缎子似的……”

妞妞不敢把手抽回来，她害怕地望着妈妈，妈妈对大妞、二妞说：

“快叫二祖奶奶。”

大妞、二妞马上脆（cuì）[1]脆地叫了一声：

“二祖奶奶！”

“二祖奶奶？这是在叫我吗？我……成了祖奶奶啦？哦，我是该死啦，都成了祖奶奶了。”

二姨姥姥丢下了妞妞的手，又抓住了大妞、二妞的小手，嘟嘟囔囔地唠叨着。

二妞吓得直要哭，刚咧嘴，妞妞妈妈握住了二姨姥姥的手，把大妞、二妞搂在身边，对二姨

① 脆：这儿指（声音）清脆。

姥姥说：

“这是我哥哥女儿的一对儿双胞胎，可不是要管您叫声祖奶奶了嘛。您看您需要什么？我和孩子们帮您收拾收拾这儿；您想吃什么？中午我们给您做点儿什么。”

二姨姥姥慢慢地摇了摇头，眼睛散散地不知看着什么地方，干瘪（biě）[1]的嘴努[2]了努，说：

“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喽。我要死，我要死。我死过，我抓住电灯上的破电线，可是，我死不了，手都煳了，还是死不了。不用收拾了，这儿没人来了，小扣子早不来了，他媳妇两天才送一顿饭。”

“什么？两天才送一顿饭？”

“是啊，这儿的耗子都饿得吱吱叫。”

妞妞妈妈一下子明白了，二姨姥姥为什么想死。

小扣子是二姨姥姥的独生子，他离二姨姥姥住得不远，隔着一条胡同儿，住在一间宽大的房子里。他为什么不来看自己的妈妈呢？

“我心里烧得慌啊，烧啊，像点着了一堆火似的，又干又热。”

二姨姥姥的两根细如竹竿的胳膊在空中舞

① 瘪：物体表面凹（āo，低于周围）下去。
② 努：这儿是凸（tū，高于周围）出。

着，好似阻挡着什么。

“也许，您……您……二姨姥姥，您想吃根冰棍儿？”

妞妞冒出的这句话，让二姨姥姥挥舞的胳膊停了下来，她逮（dǎi）[1]着什么似的点头：

“冰棍儿？对，冰棍，我要吃冰棍儿。”

大妞赶紧拉着妞妞、二妞跑出了小厢房。妞妞妈妈追出去：

“大妞，给你钱。”

“不用啦，我有。”

大妞掏出自己的纸钱包，三个小孩子跑出了院子。

太阳好刺眼啊，明晃晃的，妞妞的眼睛感到生[2]疼生疼。大妞也揉着眼睛说：

“唉呀，这个二祖奶奶真吓人。”

二妞没想到，祖奶奶会比自己的奶奶老那么多，一想起二祖奶奶的样子，二妞真有点害怕。

“可不是，她那么老，那么老。怪不得是祖奶奶。”

“就算二姨姥姥很老了，她的儿子也不该不管自己的妈妈呀。两天才吃一顿饭，真要饿死了。真怪，二姨姥姥是他的妈妈呀。”

---

① 逮：捉。

② 生：方言，很的意思。

妞妞一想到那个四十多岁的小扣子表舅，就觉得他好狠心。妞妞很早以前见过他，去过他的家，他家收拾得连一丁点儿灰尘都找不到，处处干干净净平平整整，还有一股子香香的味道。他养了一大缸好看极了的鼓泡眼儿的大金鱼。那次，妞妞想要一条大鼓泡眼儿金鱼生下的小鼓泡眼儿的小金鱼，可是，小扣子表舅连理都不理，装做没听见。因为大泡眼儿金鱼是他的命根子，每天他要给它们买好多鱼虫吃。妞妞才不稀罕叫他表舅呢。

“我们快去买冰棍吧。”

妞妞催着大妞，大妞从纸钱包里掏出了几个钢镚儿，问：

“是买奶油的？还是小豆的？红果的？”

“当然是买奶油的啦，比较有营养嘛。”

妞妞很懂行地回答着。

大妞从纸钱包儿里又多掏出几个钢镚儿，三人一块儿向卖冰棍的小车跑去。

等她们回来，又进了小厢房的时候，妞妞妈妈已经用一只磕得没了型的盆打了水，在擦桌子。屋里收拾得利索（lì·suo）[①]多了，二姨姥姥也半坐半躺地靠在了床头。

大妞把冰棍举到二姨姥姥的嘴边：

①利索：这儿是整齐有条理的意思。

“您吃吧，二祖奶奶，这是奶油冰棍儿，可好吃啦。是妞妞让买这种的。”

二姨姥姥接过冰棍儿，咂了一口。

“啊，真痛快，真痛快啊！”

一边念叨着，二姨姥姥一边大口大口地嘬（zuō）[1]起来。

妞妞看着二姨姥姥几乎是在贪婪地吃着冰棍儿，心中想，一定是这些冰水流进了二姨姥姥的肚子，扑灭了那些燃烧着的火，感到舒服了吧？

没用一会儿，二姨姥姥就吃完了冰棍儿。

“您还吃吗？二姨姥姥？”

二姨姥姥的嘴边还挂着奶油冰棍儿流的汤子，她咂了咂嘴，点点头：

① 嘬：吮（shǔn）吸。

“再吃一根，再吃一根。”

妞妞转身去管妈妈要钱，妈妈拦住了妞妞。

“二姨姥姥不能再吃冰凉的东西了。我们呆会儿给二姨姥姥做点饭，好不好？”

妞妞听妈妈这么说，便赶紧问二姨姥姥：

“您想吃什么？”

二姨姥姥似乎有了点食欲，她咽了咽口水，想了想，喃喃地说：

“我想吃饺子，羊肉大葱馅儿的，要多香有多香，一咬一个肉丸儿。想吃饺子……想饺子……”

二姨姥姥的神情是那么古怪[①]，她混浊不清的眼里闪着光，像是看到了什么渴望（kěwàng）[②]已久的东西。这个渴望已久的东西，是饺子吗？妞妞好生[③]奇怪。但是，妞妞感到，这个饺子太重要了。

“妈妈，我们快走，到菜市场上买些羊肉馅儿，还有大葱、面粉。”

妞妞拽（zhuài）[④]着妈妈的衣襟就要往外走。大妞、二妞争着嚷着：

“我们家有面粉，有葱。不用买。”

---

① 古怪：跟一般情况很不相同，使人觉得十分奇怪。
② 渴望：迫切地希望。
③ 好生：多么；很；极。
④ 拽：拉。

妞妞妈妈用刚洗干净的毛巾，擦了一把二姨姥姥的嘴，对她说：

“我们这就给您包饺子去，您等着。孩子们一会儿就回来。”

二姨姥姥也不点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念叨着饺子。

妈妈带妞妞、大妞、二妞赶紧离开了小厢房，她们奔到菜市场，买了二斤羊肉馅儿，跑回舅舅家，赶紧包了羊肉大葱的饺子，先煮出一锅，装好了满满一饭盒。

妞妞妈妈说：

“小孩子都不要去了，在家等着和舅舅一起吃饺子。”

“不，我要去！”

妈妈这么一说，大妞、二妞也跟着屁颠颠儿地跑了过来。

“我也去！”

“还有我，也去！”

“都在家呆着。妞妞，妈妈快去，好让二姨姥姥早点吃上热饺子。”

妞妞不等妈妈的话说完，抱起饭盒，跑出舅舅家。大妞、二妞跟在她的后面一块儿跑了。

妞妞也说不清为什么，她的确不喜欢那个又黑又脏的小厢房，可是，她现在偏要去。

看着三个小家伙腾腾地往前跑，妞妞妈妈只好跟了上去。

到二姨姥姥家，正好是中午了。妞妞抱着热腾腾的饭盒走进小厢房的时候，二姨姥姥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

“二姨姥姥，二姨姥姥。”

“二祖奶奶，二祖奶奶。”

“饺子来了，您吃吧。”

“您闻闻，多香。”

妞妞和大妞、二妞冲着床上躺着的老人喊叫着，可是老人没有醒。妞妞妈妈走近轻轻推了推老人。

“您醒醒，吃点饺子吧。”

二姨姥姥半睁开了眼睛，问：

“饺子？”

“是啊，您不是说想吃羊肉大葱馅儿的饺子吗？孩子们给您包好了，趁热，您尝尝。”

二姨姥姥迷迷糊糊的，她奇怪地问：

“我说过想吃饺子了吗？”

妞妞和大妞、二妞一齐点头。

“是啊。”

二姨姥姥一副记不起来的样子。妞妞马上打开饭盒，一股香喷喷的味道顿时溢（yì）[①]满了小屋。妞妞把饭盒举到二姨姥姥的鼻子底下，让二姨姥姥闻闻，然后，拿起桌子上放的勺（sháo）儿，盛了一个饺子放到二姨姥姥的嘴边。

“您吃，您吃。”

二姨姥姥机械地张开嘴，吃进了一个饺子，咽了下去。她又张开嘴，妞妞又喂了一个。就这样，妞妞喂了四五个饺子，举着的胳膊都酸了，才换给妈妈。

二姨姥姥一共吃了十几个饺子，她躺下去，要睡了。

妞妞妈妈把妞妞、大妞、二妞叫到院子里，把剩下的饺子交给邻居，嘱咐晚上帮忙热一热，

① 溢：充满而流出来。

然后端给二姨姥姥。邻居是个大婶，她热心地接过饭盒，诚恳地说：

“没问题，您放心。这老太太，可怜啊。那儿子，真造孽（niè）[1]呀。”

妞妞妈妈谢过邻居大婶，领着妞妞她们朝舅舅家走去。

妞妞一边走，一边问妈妈：

“二姨姥姥吃完饺子为什么没说香呢？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吃？”

“不，妞妞。饺子很好吃，我们都闻到了它有多香。二姨姥姥只是没有顾得上说话。”

妈妈给妞妞解释道。妞妞摇了摇头，有点遗憾：

“不对。咱们走的时候，二姨姥姥好像很想吃饺子，可是饺子送来了，她倒忘记了。吃起来也不香似的。”

妈妈抚摩着妞妞的头发，安慰着妞妞：

“二姨姥姥老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再高兴也吃不了许多了。妈妈相信，二姨姥姥吃得很满意，这是她最高兴的一顿饭。”

听了妈妈的话，妞妞不言语了。她不相信妈妈的话全是真的，这肯定是妈妈不想叫妞妞伤心，才这么说的。可是，妞妞心里真有一股说不

① 造孽：佛教用语，做坏事（将来要受报应）。

出来的难过。二姨姥姥没有吃到她想吃的饺子，这点妞妞看出来了。二姨姥姥后来吃到的只是饭，虽然这顿饭也是妞妞她们亲手包的羊肉大葱馅儿饺子，但是这和二姨姥姥念叨的想吃的饺子完全是两码事。

妞妞替二姨姥姥难过，妞妞这时更恨起了小扣子表舅。妞妞真想让小扣子表舅家的大鼓泡眼儿的金鱼全死了，好叫小扣子表舅气得发疯。

就在妞妞、大妞、二妞和妞妞妈妈给二姨姥姥送过饺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二姨姥姥终于死了。

妞妞有了怪心情

谁都有心情很怪的时候。

二姨姥姥死去的消息，妞妞最晚知道，她没能再见一眼二姨姥姥，二姨姥姥就到天上去了。这让妞妞有些不高兴，没有人认为二姨姥姥对妞妞来说很重要。本来，妞妞很想了解一下有关天上的问题，比如：天上有没有学校？有没有梳长辫子的姑娘？有没有红缎子的芭蕾舞鞋？躺在云彩上睡觉是不是很舒服……这么多的问题，要是事先和二姨姥姥讲了，她也许会从天上扔下个答案。

“现在全完了。”

妞妞很失望地躺在床上，翻了个身。

“妞妞，上学啦，快起来。”

妈妈在叫妞妞。

妞妞装没听见。她还是那么躺着，两只眼睛盯着墙。忽然，妞妞发现墙上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水印儿好像是一幅画儿。瞧，这个大圆头儿的鼻子，连着一个薄得没有嘴唇的大嘴，两个一上

一下的小豆眼。真丑！为什么水印不是一个长辫子的跳芭蕾舞的姑娘呢？

妞妞用手沾了沾嘴里的唾（tuò·mo）沫[①]，往墙上画去，她要改变水印形成的那个丑八怪。

“妞妞！听见了没有？别睡了，该起床了。”

“起、起、起，起不来……”

妞妞自个儿编着儿歌，挺直了身子躺在床上，她今天懒得起床，也不想上学，学校不像她想象得那么有趣。妞妞才上一年级，就觉得上学有时是一件乏（fá）味[②]的事。老师总讲妞妞知道的事情，妞妞不知道的事情，老师总也不讲。妞妞爱提奇怪的问题，老师叫她闭嘴，让她想课堂上的问题；妞妞想跳自己的舞，老师说她是没

① 唾沫：唾液的通称。

② 乏味：没有趣味或缺少情趣。

有组织纪律 。那么，学校只是教b、p、m、f和1＋1=2、2＋2＝4吗？更让妞妞不服气的是齐彩云，就是那个糖果店主任的女儿，又骄傲又德性，竟然成为老师最喜欢的孩子。多让妞妞想不通啊！

这些事统统加起来，叫妞妞觉得高兴不起来。

“我要生病，让自己生病。”

妞妞自己对自己说。

“对，生严重的病。发烧，发烧。”

说着，妞妞立刻甩掉身上的被子，晾（liàng）在了床上。

十月的天气已经使屋里有些凉了，妞妞不一会儿就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有门儿，有门儿。”

妞妞嘀咕（dí g）[1]着。照这样下去，再过一会儿，就可以伤风感冒了。一生病，就不用上学了。

妞妞直板板地挺着只穿了小裤衩儿、小背心儿的身体，恨不能屋里变得像冬天一样滴水成冰。

“妞妞！妞妞！你今天是怎么啦？”

妈妈推开妞妞的门，往屋里一看，只见妞妞

① 嘀咕：小声说。

睁着眼睛，不盖被子，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妞妞，你这是干什么？”

“我发烧了。”

“发烧？昨晚上你不是好好的吗？”

妈妈奇怪地看着妞妞，赶紧走过去摸摸妞妞的头。

“我是刚发烧嘛，醒来以后才开始发烧的。”

妈妈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

“是吗？可是妈妈怎么摸着不热呀？”

妈妈已经猜到妞妞耍（shuǎ）[1]什么鬼点子了。

“发烧是要用体温计测的，用手怎么能试得出呢？明明我感到好冷的嘛。”

妞妞不相信，自己冻了半天，会没有一丁点儿的效果？她坚持要用最科学的方法来检验。

妈妈为了让妞妞心服口服，取来了体温计，插在妞妞的胳肢窝（gā zhiwō）[2]里，盖好被子。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妈妈从妞妞的胳肢窝里拿出体温计看着。

“三十六度五。”

“您看清楚了吗？”

“可不是吗，你自己看嘛，三——十——六

① 耍：这儿是施展，表现出来的意思。

② 胳肢窝：腋窝的通称。

——度——五，对不对？”

妈妈把体温计放在妞妞的眼前，一个格一个格地指给妞妞看。

“哎，这下完了，才三十六度五呀。”

“你想要多少度？”

“至少四十度。”

“什么？妞妞，四十度可离死不远了。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起床上学去吧。”

说着，妈妈把妞妞的衣服递给妞妞，妞妞不情愿地起了床。

“哼，才三十六度五，冻了半天，才这么一点儿热度。为什么全身都冰冰凉了，脑袋还不热呢？这是怎么搞的嘛！”

妞妞的计划成了泡影，她磨磨蹭蹭地穿好衣服，蹬上鞋，刷了牙，洗了脸，坐到了饭桌前喝起了粥（zhōu）。

“啊呀，妞妞，妈妈要上班，先走了。你快吃，赶紧上学去啊。”

妈妈嘱咐完，挎上背包上班去了。

妞妞举起勺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把米粥放进嘴里，她慢腾腾地踢着腿，好像是给自己打着慢拍子。难道不生病，就一定要上学吗？妞妞心里琢磨着。

“妞妞！你走不走？”

阿伟拉开妞妞家的门，探进个脑袋问妞妞。妞妞不知答什么好，她一边咽着粥，一边含含糊糊[1]地哼了句连自己也听不清的话。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快走吧，别喝了，要迟到了。”

阿伟依旧把脑袋伸在门和门框之间，随时要拔腿走的样子。

① 含含糊糊：不明确；不清晰。

“好吧。咱们走。”

妞妞放下没喝完的粥，拿起书包，喊了声：“我上学去了。”便走了。

妞妞和阿伟走在上学的路上，太阳刚刚升起来，天高得甭想摸着，秋天爽快的风带着金色的田野上的麦香、果香、花香，吹到京城宫墙边上的小胡同儿里。

“你痒不痒痒？”

妞妞突然问阿伟。阿伟莫名其妙[①]，摇头说：

“痒痒？我干吗痒痒？”

“你不觉得心里很痒痒？”

阿伟不明白妞妞说的心里痒痒是怎么一种痒痒法儿。

“就是风一吹，你就想随风跑去。或者，天那么高，就想往山上爬，去够[②]蓝天。反正，重要的是，痒痒得不想进教室。”

妞妞这么一说，阿伟可清楚了。就这么个痒痒法儿，谁能没有呢？

“哦，这种痒痒法儿呀，当然啦，我有。我想，谁都会有这种痒痒的。不信，你问朱船船。”

“就那个朱传统啊 ？”

---

① 莫名其妙：没有人能说明它的奥妙（道理），表示事情很奇怪，使人不明白。

② 够：这儿是（用手等）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或拿来。

妞妞一撇（piě）嘴[①]，朱船船改成了朱传统以后，痒痒的感觉是不是还会保住，这还要想想。

妞妞正被痒痒的感觉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忽听背后传来一阵乱七八糟的声响。

“哎呀！哎呀！快，快！躲开点儿，孩子，快躲——”

随着胖大婶一连串的惊叫，一声“咣当”的闷响之后，一个大心里美水萝卜[②]撞在了妞妞的脚后跟上。妞妞和阿伟回头一看：原来，驮（tuó）[③]着一大筐心里美水萝卜的自行车倒了，一筐又大又绿的水萝卜滚得满街都是。

“我的天哪，两个宝贝儿碰着没有？”

胖大婶顾不上扶车、捡萝卜，先跑到妞妞和阿伟的跟前摸摸这个的头，又拍拍那个的脚。

妞妞和阿伟捡起地上的两个水萝卜，递给胖大婶说：

“我们没事。”

“嗯，没事就好。多悬啊，要是砸着了，就麻烦了。”

胖大婶放心地边说边接住了水萝卜，放进筐里，然后扶好车，在街上捡起水萝卜来。

---

① 撇嘴：下唇向前伸，嘴角向下，是表示轻视、不相信或不高兴的一种动作。

② 水萝卜：北京对心里美萝卜的叫法。

③ 驮：用背部承受物体的重量。

一筐萝卜，翻在地上，滚得东南西北满街都是。过路的行人只好跳着脚迈过这些圆滚滚的水萝卜，继续赶路。

妞妞看在眼里，捅了捅身边的阿伟，小声说：

“我们帮胖大婶捡萝卜吧。”

于是，妞妞和阿伟蹲在地上，一手捡，一手抱，和胖大婶一起，把地上的水萝卜全捡进了筐里。胖大婶笑眯眯地拿起两个水萝卜说：

“啊呀，谢谢你们这两个宝贝儿，送两个水萝卜给你们吃吧。”

阿伟摇了摇头：

“不，我们不能要，我们要……”

“要帮您把这些水萝卜送到家，省得再翻车。”

妞妞精明地接过了阿伟的话，胖大婶一听，

乐了。她快人快语地答应道：

“哪儿找这么好的宝贝儿呀，我一人驮着这个筐还真是不行。幸亏筐里装的不是鸡蛋，要不早摔碎了。这下子好了，有你们这两个小宝贝儿帮着大婶，可保险喽。来，一边站一个，咱们去荷花市场。”

胖大婶就这么带着妞妞和阿伟朝北海后门的什刹（chà）海荷花市场走去。

妞妞有了
不上学的借口

妞妞帮着胖大婶扶着筐，心里别提有多乐了。她有了不去学校的理由，而且是个好理由。妞妞望着高高的蓝天，又看看树梢儿上的小鸟，觉得自个儿已经成了那群小鸟中的一只，快乐得几乎要唱出来。

阿伟倒是不像妞妞那么无忧无虑[①]。要是就这么帮胖大婶把萝卜送到荷花市场，不就耽误上学了吗？阿伟和妞妞可从来没有迟到过呀。迟到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不过，帮助胖大婶也是好事呀。一想到这儿，他也就轻松起来。

胖大婶这会儿心里可踏实了，虽说萝卜不是鸡蛋，可总是筐倒萝卜翻的也不行呀。本来这趟送货的差事（chāi·shi）[②]该由胖大叔做的，谁想到呢，胖大叔临时有事，去了天津。胖大婶只

① 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忧愁和顾虑。忧：忧怨。虑：顾虑。
② 差事：被派遣（qiǎn）去做的事情。

好一个人摆弄[1]着还不太会使的自行车去送货。这不，刚刚没有走多远，就翻车了。这回行了，有了两个孩子帮忙扶着，胖大婶胆子大多了，到了荷花市场，一定好好款（kuǎn）待[2]两个小家伙。

三个人走着，想着，没一会儿的工夫儿就到了荷花市场。胖大婶把一筐萝卜送进了一家小吃店，店主付了钱，胖大婶领着妞妞和阿伟走到了靠着什刹海边上的早点铺摊子的边上。

铺子的门口是一张油成了枣红色的方桌子，桌子上立着一把长嘴儿的大铜壶。大铜壶旁边的大铜盆里盛着白面面、褐面面，那是茶汤和炒面。方桌子的旁边是两个大炉子，一个炉子上烙（lào）[3]着馅儿饼，一个炉子上蒸着热腾腾的包子。这儿的小吃铺，一家挨一家，来来往往吃早点的人，有的端着碗站着吃，有的围坐在河边上的小桌子上吃。遛（liù）鸟[4]的老头儿们，逛（guàng）[5]了早市买了菜的老太太们，边走边道着早安，和这家店主聊聊，和那家伙计问问，熙（xī）熙攘

① 摆弄：这儿是反复拨动或移动的意思。
② 款待：亲切优厚地招待。
③ 烙：把面食放在烧热的铛（chēng，烙饼用的平底锅）上。
④ 遛鸟：带着鸟到幽静的地方去溜达。
⑤ 逛：外出散步；闲游。

（rǎnɡ）攘[1]，一片热闹。

胖大婶把妞妞和阿伟安排在一张小桌子上，问：

“两个小宝贝儿吃什么？胖大婶一定要谢谢你们。”

妞妞摇了摇头：

“我们吃过早饭了，什么也不吃。”

胖大婶故意一瞪眼睛，摆着手：

“不成，不成，我要请你们。这可是咱们送萝卜的钱，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说什么也得吃点儿。”

妞妞转念一想：

“那我们能不能不用这个钱吃点心，咱们去对面的北海公园玩一玩，好不好？”

妞妞的话一出口，立刻得到阿伟的响应。

“太棒啦！对，不吃点心，我们去北海公园。”

阿伟这会儿一听去公园，早把上学的事丢到脑后去了。谁不爱去公园呢？尤其（yóuqí）[2]是北海公园，那可是过去皇帝和太后娘娘游玩的地方。里面有山有水，还可以划船，湖上浮着好多好多粉的、白的荷花，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爱去这种地方。更何况阿伟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过北海

① 熙熙攘攘：形容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② 尤其：表示更进一步。

公园了。记得上次，还是和哥哥小明一起，在他放暑假的时候，偷偷跟在一男一女两个大人的后面溜进去的呢。

胖大婶看他们这么想去北海公园，二话没说，拉上妞妞和阿伟，朝北海公园走去。

在公园门口，胖大婶买了票。一走进公园，妞妞和阿伟像是撒（sā）了欢儿[1]的小羊羔，一蹿一跳，跑出了好远。

“哎，小宝贝儿们！小宝贝儿们！可不能乱跑，这园子大了，丢了可麻烦了。”

胖大婶边跑边招呼着妞妞和阿伟。这会儿的小孩儿，全变成了聋（lóng）子，他们可是什么也听不见，只顾一个劲儿地跑，一个劲儿地叫。

“先爬山，到白塔上去。”

“不，先划船，看荷花。”

“看完九龙壁再划船。”

“干吗呀，那还不如逛完五龙亭再去爬山呢。”

“听我的。”

“不，听我的。”

阿伟和妞妞跑着争着，谁也不让谁。胖大婶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她一手拉一个，抓住了妞妞和阿伟的手。

---

① 撒欢儿：因兴奋而连跑带跳（多指人和动物）。

“我的小祖宗呀，你们俩都得听我的。”

妞妞和阿伟傻了眼。

胖大婶继续说：

“咱们先看九龙壁，然后再爬山看白塔，最后去划船，在水上就能看见了五龙亭。玩儿完这之后去仿膳（shàn）[1]，尝点早先太后吃的小点心。然后就回家，好不好？”

“行。”

妞妞和阿伟点着头，跟着胖大婶逛起了公园。

红墙绿树的北海，飘着公园里特有的草香、花香，悠闲[2]的小船像是湖里游着的小鸭，无目的地这儿逛逛，那儿转转。林阴（yīn）[3]道上的

① 仿膳：北海公园里有名的一餐馆，专门仿做过去皇宫里的食物菜肴（yáo）。
② 悠闲：闲适自得。
③ 林阴：树阴。

人们快快乐乐，就像他们这辈子不再会有公园以外的生活似的。

妞妞觉得一进了公园，就跟做梦一样美好。连公园的气味，也跟外头不一样，除了花香，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让妞妞轻轻飘飘的味儿。就因为有这个味儿，妞妞想，要是把学校搬到公园里，那该多好啊。学校干吗不搬到公园里面来呢？要是那样，妞妞天天爱上学，连星期天不休息都行；就是放寒假、暑假，妞妞也不会离开这种学校的。

可是，像这样子的公园学校上哪儿找去呢？妞妞不知道。大人们真会给孩子们盖一所他们喜欢的公园学校吗？妞妞可拿不准。本来，妞妞最想上学了，妞妞的想象里，学校应该有许多许多有意思的事，妞妞还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时的心情。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妞妞忽然觉得学校不是她想象的样子，其中的理由，妞妞也说不上来。她只觉得，学校是大人的，不是孩子的，更不是妞妞的。

妞妞沉浸在公园芬芳的空气中，自由自在地伸展着思想，自由自在地喊叫。等到妞妞坐在亭子里，吃着仿膳的肉末儿小烧饼的时候，感叹地说：

“要是天天上这儿来该多好。”

胖大婶听妞妞这么说，扭过头安慰她：

“宝贝儿，除了公园的工作人员，谁也不能天天来这儿。”

“为什么？”

妞妞不明白，“想来就来，大人们就可以自己做主嘛。”

“大人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儿。”

“为什么没有闲工夫儿？”

“要挣钱啊 。”

“那，为什么要挣钱呀？”

“因为要养活你们俩这样的小宝贝儿呗。”

妞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认为，胖大婶是世界上惟一经得起小孩子问为什么的人。而她的妈妈和老师都不如胖大婶耐心。

“那您的孩子呢？”

阿伟突然问起胖大婶，胖大婶很难过地说：

“我没有像你们俩这样的孩子，老天没给胖大婶。”

妞妞很为胖大婶打抱不平[①]：

“这不公平。我姥爷和二姨姥姥都在天上，我如果知道怎么给他们写信，一定让他们转告那个老天，该给您一个孩子。您是天下对孩子最好

① 抱不平：看见别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产生了强烈的愤慨情绪。

的大人。”

胖大婶的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星星，她吸了吸鼻子，掏出了手绢儿擦了擦眼睛。

“行了，有妞妞这句话，胖大婶高兴了。现在，咱们该回家了。”

妞妞和阿伟站了起来，阿伟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揪（jiū）[1]揪妞妞的衣服：

“我们是不是该上学啦。”

阿伟的这句话，让胖大婶吃惊不小。

“什么？你们都是小学生啦？我怎么不知道？”

“可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呀。”

妞妞抬起眼睛望着胖大婶，胖大婶一副做错了事很后悔的表情。

“怪我！怪我！我看你俩那么小，背着书包是学人家大孩子，以为你们还没上学呢，耽误了半天的课，太不该了。我去学校向你们的老师赔不是。”

“那您怎么说呢？”

妞妞问胖大婶。

“说你们帮胖大婶捡萝卜，做了好事。”

妞妞低下了头：

① 揪：紧紧地抓。

“还有我央（yāng）求[1]您带我们去北海公园。”

胖大婶抚摩着妞妞的头发，和气地说：

“哪个孩子都爱玩，那不是你们的错。可是学还是要上的啊。谁让你们会长大呢？你们不能像胖大婶一样没文化，干不了大事。你们得有出息才是，对不对？”

妞妞和阿伟互相看了一眼，望着胖大婶点了点头。他们出了公园，往小学校走去。

① 央求：诚恳地请求。

妞妞被打了屁股

妞妞做的事，怎么也逃不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妞妞的爸爸。

妞妞的爸爸有高大挺拔的身材，特别是那一双浓眉大眼，不光让敌人心惊肉跳，也让妞妞很害怕。倒不是妞妞和敌人一伙，而是妞妞实在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她怕黑，又怕虫子，有时还有奇怪的、不讨大人欢喜的想法，她自然害怕爸爸瞪起来的大眼睛。照妞妞看来，爸爸开战斗机，遇上敌人，根本不用开炮，只需瞪起大眼睛，那凶巴巴的眼神足以让敌人的飞机从天上掉下去。

妞妞没上学的事，被爸爸知道了。尽管都都校长相信了胖大婶的话，并且认为是妞妞和阿伟做了好事，而没有批评妞妞和阿伟。但是星期六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妞妞自己说出了真相。

“哦，北海公园真好玩，我还想去一次，我们全家明天去那里，行不行？”

妞妞坐到饭桌前的时候，想起昨天上午胖大

婶、阿伟一起去北海公园的情景，她多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那里再玩一次呀，这回她一定让妈妈带上照相机，她要在好多地方留影。

没想到，爸爸一听完妞妞的话，放下了盛（chéng）[①]饭的勺子，问妞妞：

“你去北海公园了？”

妞妞点点头。

“和谁去的？”

“阿伟，还有胖大婶。”

“你们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上午。”

“什么？”

问到这儿，爸爸的眉毛已经竖了起来。妞妞吓得放下了手里的筷子，低下了头。

这是干吗嘛，简直像审坏人。妞妞心里又怕又气，她在这时候才不敢看爸爸的眼睛呢，她怕看见爸爸眼珠里惊恐的自己。妞妞的预感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准，这会儿爸爸的脸上“晴转阴，晚上有暴风雨，局部地区有冰雹”是明摆着的。

“快说，老师知道不知道？”

“知道。胖大婶全告诉马都都校长了。我们开始是帮胖大婶捡萝卜……”

“别找理由！你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早上起

① 盛：把东西放在器具里，特指把饭菜放在碗、盘里。

床就耍花样，妞妞你才上一年级就想逃学做坏孩子啊？”

妞妞不吭（kēng）声儿[①]了。她把头低得更深了。从桌子底下，她看见了妈妈的腿，哼，妈妈跟爸爸是一头儿的，她告密了，她泄露了昨天早上的事。

“妞妞，你说！是不是想逃学？还委员呢，班委员就这么当吗？你知道我们对你寄予（yǔ）[②]了多大希望，你要当个好学生，才对得起爸爸妈妈。可是，你才这么一丁点儿大，就想着法儿地逃学，再大点儿还了得[③]？”

妞妞的眼泪已经从眼睛里滚出来了。她不用抬头，就感觉到了爸爸那贼亮贼亮的眼睛已经射出了一串儿气愤的子弹，正打在自己的头顶。她把头几乎埋在了胸上，耳朵里充满了呼啸的子弹落在头顶的爆炸声。

这时，妞妞透过眼泪，看见桌子底下妈妈用脚碰了碰爸爸的脚。

“行了，妞妞下回不敢了。先吃饭吧，要不一会儿饭菜全凉了。”

妈妈的话，好像一阵柔软的风，想吹散暴风

① 吭声儿：出声。
② 寄予：寄托，即把理想、希望、感情等放在（某人身上或某种事物上）。
③ 了得：在还字后，表示情况严重，没法收拾。

雨之前的乌云。可是，这轻轻柔柔的风来得太迟，乌云早就迅速地积聚起来，不打雷不下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爸爸的脚一下子挪开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啪”地一声盖上了锅盖。

“妞妞，不承认错误，就不要吃饭！”

妞妞的嘴紧闭成了一条缝儿，好像被钳（qián）子拧紧了似的。她不想就这么承认错误，刚才爸爸那么一长串儿话，让妞妞太伤心了。妞妞不是坏孩子，也不是坏学生。妞妞爱学习，只是那天早上心里痒得难受，才有了不上学的念头。干吗要对妞妞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了得”、“了不得”这样一些话呀？

妞妞难道是那种坏透了的女孩吗？妞妞不能承认。本来，妞妞也没敢逃学，她只不过有点厌倦（yànjuàn）[①]了平淡的学校生活，只厌倦了半天，妞妞并不想永远不上学。只是赶巧[②]胖大婶的车倒了，她正好有了一个好借口，她帮了胖大婶，胖大婶也帮了她。妞妞愿意承认没去上学的错误，但不想承认爸爸所说的那么重的责任。

“快点！你别找什么理由，混不过去的。女孩子更要管得严，这是我做父亲的责任。”

① 厌倦：对某种活动失去兴趣而不愿继续。
② 赶巧：凑巧。

妞妞耳边呼啸（xiào）[①]着又一串飞过来的子弹，她不自觉地缩紧了双肩，闭上眼睛，等待着子弹的爆炸。

“认个错吧，妞妞。咱们好吃饭。”

妈妈的话不仅没有使妞妞开口，反而使妞妞的嘴闭得更严了。而爸爸脸上的阴天，已经预示出了暴风雨的前兆。妞妞甚至惊恐地嗅（xiù）[②]到了一股大雨前的土腥味儿。

“好，你不说。那你不要坐在这儿，回你的房间去！”

雨点掉下来之前的闪电终于出现了，那雷声夹着雨就要一齐来了。

爸爸浑身生着风，胳膊像两只硬邦邦的机械手，夹起妞妞“嗖”地离开了饭桌。就在妞妞双脚离地的那一瞬间，妞妞嗅到了爸爸嘴里呼出的可燃性物质的气味，她甚至有了一种生疼的烧灼（zhuó）[③]感，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挟（xié）[④]风带电的手掌。

妞妞恐惧地闭紧了眼睛，张开嘴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

① 呼啸：发出高而长的声音。
② 嗅：用鼻子辨别气味。
③ 灼：火烧；火烫（tàng）。
④ 挟：用胳膊夹住。

尖利、嘹（liáo）亮[1]的哭声震得房子都抖动起来，它穿透墙壁，像一声号令，隔壁的房门立刻开了，杂沓（tà）[2]的脚步声踢里趿（tā）拉，纷纷跑到妞妞屋子的窗下，四个小脑袋由低到高排成了一行，趴在窗玻璃上，四双同情的眼睛和耳朵从窗下飞进了屋里。

这会儿妞妞已经被爸爸扔在了床上。

“快认错！快说！”

妞妞的耳边响起了炸雷，她放开脆生生的喉咙拼命对抗着，就是不吐一个字。

“你嘴硬，不承认是不是？”

妞妞知道，爸爸手掌犹如拉开的皮筋儿，抬得高高的了，只要轻轻一松，就会狠狠地弹到自己的屁股上，她的屁股与爸爸的手掌之间形成了一个磁场，语言在这时变成了多余的，妞妞就是说了“我错了”又能怎样？倾盆大雨要下的时候，是挡不住的。爸爸的怒火已经点燃，他的脸像是凝（níng）成了一块激烈动荡的积雨云，暴雨顷刻便会爆发般地从天而降。

妞妞收紧的屁股上猛然感到一阵嗖（sōu）嗖[3]的凉风，“啪”地一声脆响，妞妞麻木了一秒

① 嘹亮：清晰（xī）响亮。
② 杂沓：杂乱。
③ 嗖嗖：象声词，形容很快通过的声音。

钟，也哑了一秒钟。

这是落在自己身上的巴掌吗？

强大的冲击力使妞妞不自觉地抬起了脑袋和双腿，当这瞬（shùn）[①]间的冲击波，像湖水中的涟漪（liányī）[②]一样扩散之后，火辣辣的热感刺痛地钻进了妞妞的心里。

“啊——”

妞妞把声音拉尖了，犹如刺破云端的气笛。她狠命地抓住了床头上的枕头，无意中摸到了枕头下的布娃娃。她拉出布娃娃的腿，一口咬了下去。

爸爸的巴掌充满了弹性和节奏感，使劲地打在妞妞的屁股上，妞妞的心跟着巴掌的起落缩（suō）紧又缩紧。连续的刺痛加上成片的烧灼感，让妞妞像吃了一盆辣椒那样吸溜着气。尖利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只有在吸足了凉气之后，妞妞才鼓足了力气叫一声。

“你还是不承认？嗯？”

爸爸边打边喊着。

妞妞边哭边用嘴撕咬着布娃娃。

窗外，四个小脑袋抬起、落下，仿佛与妞妞爸爸的手掌用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了一起。

---

① 瞬：眼珠儿一动；一眨眼。

② 涟漪：水面上细小的波纹。

又一阵雨点般的巴掌落下之后，妞妞猛烈爆发出了一连串的叫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她的额头上、脖子上跳着憋（biē）粗了的血管，泪水、汗水把短发粘成了一片一片，脸上鼻涕、眼泪飞溅（jiàn）[1]着。

“行了？你就这种态度？”

爸爸的巴掌已经有了惯性，它根本不听妞妞嚷出的话。妞妞也不管这几句话的意义有多大，就像撑了一把破雨伞似的，想用这几个字遮住倾泻而下的巴掌雨。

① 溅：液体受冲击向四处射出。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你们不是就想要这三个字吗？给你们！我才不希罕呢。我不要它们了，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拿去吧！

妞妞这会儿恨死了那双凶狠的手。她又气又急地叫喊，的确如爸爸猜想的一样，实在不带有一丝一毫的承认错误的真诚。妞妞只想尽快摆脱这种局面，从爸爸的手掌之下逃走。

妞妞就这么想着，叫着……

……

“行了，她认错了。”

妈妈终于走了进来，爸爸这才揉（róu）了揉自己的手，气乎乎地走出了妞妞的房间。

“你看，妞妞，你要是早认了错，哪会受这个苦呀。”

妈妈轻声细语地抚摩着妞妞又是汗又是泪的脸，妞妞狠狠地将已剩了一只腿的布娃娃扔下了床，她毫不领情地把头转向了墙壁。

布娃娃睁着冤枉（yuān·wɑng）[1]的眼神，躺在妈妈的脚边，她那红红的短裙下面，只剩了一只腿，那空空的白袜子里已瘪得光有一层皮了……

妞妞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不吱声了。

---

① 冤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被加上不应有的罪名。

她听见了窗户下又是一阵窸（xī）窸窣（sū）窣[①]的声响，几个小脚丫跑回了隔壁，隔壁的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妞妞顾不上想小明哥、小英姐、阿伟、小强目睹（dǔ）[②]了自己挨打的情景会怎么想，更忘了身为委员的她，如果让同学们知道了今晚的这一切会有什么表情。

妞妞现在被一股强烈的愤怒和弱小的无奈所笼罩（lǒngzhào）[③]。她闭着眼，无声的泪水从眼里流到枕头上。妞妞不是为屁股疼在哭，而是为自己的弱小而哭。她不想再看到屋里的一切，它们刚才都看到了那耻辱（chǐrǔ）[④]而又无力的妞妞，它们默默地忍受了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而不能帮她。

妞妞真想逃走，逃得好远好远，让爸爸见不到，也让妈妈见不到。叫他们伤心，那妞妞也不回来。因为如果妞妞回来了，一做错事，还要挨打，妞妞还要费事，再一次逃跑。所以，索（suǒ）性[⑤]就跑一次，永远不回来。

或者，也许死更好一些。去找从没见过面的

① 窸窸窣窣：象声词，形容细小的摩擦声音。
② 睹：看见。
③ 笼罩：像笼子似地罩在上面。
④ 耻辱：声誉上所受的损害。
⑤ 索性：干脆。

姥爷，有刚刚去那里的二姨姥姥，像他们一样站在一朵云彩上，望着云彩下面的城市，说不定，还可以望见北海公园呢。

妞妞就这么哭着、想着，睡着了。

妞妞的梦

妞妞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忽然，她听到有人轻轻地叫她：

“妞妞，妞妞……”

这声音缥（piāo）缥缈（miǎo）缈[1]，好像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妞妞侧耳细听，这声音轻轻柔柔，缓缓慢慢，是一个老奶奶在叫她。

“妞妞，妞妞……”

这回妞妞听清楚了，声音在窗外。妞妞光着脚，翻身下床，打开了窗户，向外张望。

宝石蓝的天上撒满了银星星，一朵棉花似的白云上站着位老奶奶和老爷爷，他们正冲着妞妞家的房子轻轻唤着妞妞呢。

“哎——我是妞妞。”

妞妞小声地答应着。

云彩上的老奶奶说：

“妞妞，不认识二姨姥姥了？”

① 缥缈：形容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二姨姥姥？”

妞妞好生奇怪，那个老奶奶就是二姨姥姥吗？怎么她不再愁眉不展了？难道真像我想的那样，二姨姥姥的云彩来接我了吗？

“对呀。妞妞，你想得没错。二姨姥姥在天上把你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你是个好孩子，二姨姥姥想把你带到天上玩玩去，好不好？刚才你爸爸不该那样打你，虽说他也是为你好。二姨姥姥带你逛逛，你就把刚才的事忘了吧。”

二姨姥姥好像知道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可是……

“可是，您不像我的二姨姥姥啊。她瘦瘦的，愁眉苦脸的，不像您这么笑眯眯呀。”

妞妞还是有点怀疑。

云彩上的老奶奶和老爷爷对视一笑。

“妞妞，二姨姥姥在家怎么胖得起来又笑得起来哟。现在不同了，二姨姥姥身边没有了小扣子，舒心多了。妞妞，你不想到这里看一看吗？”

妞妞这会儿真有点儿动心了，为什么不去呢？既然天上和地下有那么不同，再说，自己不是也想逃走吗？

“可我怎么才能上到天上去呢？”

二姨姥姥在云彩上点了点头，从云彩上放下了一架云梯。

这是一个由无数颗星星搭成的梯子，灿烂的星光点缀（zhuì）[1]在空中，在云彩和地面之间架起美丽的桥梁。

妞妞试着伸出一只脚，踏在了星星梯上，星星立即簇拥在了妞妞的身边，托着妞妞，飞向了云彩。

妞妞双脚踩在云彩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云彩是那么实在而富有弹性，真切得让妞妞觉得这和想象中的脚踩棉花的感觉一点儿也不一样。

云彩载着妞妞离开了妞妞家的上空，向更远

① 点缀：加以衬托或装饰，使原有事物更加美好。

更高的地方飘去。

“妞妞，不认识我吧？”

白胡子的老爷爷拄着个拐杖，站在云彩上，笑呵呵地问妞妞。

妞妞扭过头，仔细地望着老爷爷的面孔，好陌（mò）生[①]的。

老爷爷接着说：

“我可认识你，小妞妞。我还认识你妈妈。”

妞妞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老爷爷，可他竟然说认识妈妈。

“那我妈妈怎么没对我讲起过您呢？”

“怎么没讲过呢？你整天在家玩的小图章是谁刻的？”

哦，妞妞想起来了。

妞妞用手捂（wǔ）[②]住了惊讶得张大了的嘴巴。这个老爷爷就是自己的姥爷。

妞妞在家时，经常翻出一抽屉（chōu•ti）[③]的旧图章，上面刻满了好些“急件”、“信”、“快”这样一些字。妞妞打开红印泥盒，把“急件”沾上红印泥，印在一张纸上，再写上诸如“一会儿到朱船船家去玩”或者，“去景山公园门口玩”

① 陌生：生疏，不熟悉。
② 捂：遮盖住或封闭起来。
③ 抽屉：桌子、柜子等家具中可以抽拉的盛放东西用的部分。常作匣（xiá）形。

这些话，叠上两折，外面加盖一个“快”字，送到隔壁阿伟家，交给小强，让他传信给同在一屋正画画的阿伟。

妞妞问过妈妈，这些图章从哪儿来的？妈妈说，这是姥爷刻的。姥爷年轻时有自己的刻字厂，后来还有了印刷所。再后来，姥爷死了，只留下了这么一抽屉的旧图章。

想到这儿，妞妞小声问身边的二姨姥姥：

“他真的就是我的姥爷吗？”

二姨姥姥点点头，认真地对妞妞说：

“这当然是真的啊。姥爷不愿意看见妞妞难过，所以带妞妞玩玩，叫妞妞高高兴兴的。二姨姥姥也忘不了妞妞的好心肠，也就和你姥爷一起，来找妞妞了。”

“哦，是这样。”

妞妞这才问姥爷：

“姥爷，二姨姥姥，你们要带妞妞去哪里呢？”

白胡子的姥爷用手往前一指远方：

“妞妞，你看，那是谁？”

妞妞的眼前一亮，从金灿灿的月亮上，飘下来一个裙裾（jū）飞扬、面容姣（jiāo）[1]好的仙女。她的双手怀抱着一只玉兔，玉兔红红的眼

① 姣：相貌美。

睛像星星一样闪着光。

“哇，是嫦娥（cháng é）[1]和小白兔从月亮上飘下来了。”

妞妞又惊又喜。

美丽的嫦娥朝妞妞眨了眨眼睛，她奔向妞妞，伸出苍白纤细的手指。

“可爱的女孩儿，快拉住我的手，让我摸摸大地的气息。快告诉我地上的事。”

妞妞拉住嫦娥冷冰冰的手，帮她焐（wù）[2]着。

“你是多么美啊，嫦娥。我见过你，我的手帕上画的就是你。可我不知道，你的手是这么冷。要不，我会把我的棉手套带给你的。”

嫦娥眨了一下弯弯的眼睛，长长的睫（jié）[3]毛下闪出渴望的神情：

“谢谢你，小女孩儿。快告诉我地上的故事吧。我要听你亲口说才相信。”

“地上的故事？”

妞妞一时不知捡哪一件事说好，她歪着头想了想：

“地上的故事太多了，说什么呢？每年都在盖高楼，架大桥，还有好多好多热闹的商店。我

① 嫦娥：神话中由人间飞到月亮上去的仙女。
② 焐：用热的东西接触凉的东西使变暖。
③ 睫毛：眼睑（jiǎn）上下边缘的细毛。

不爱去商店，我爱去动物园和北海公园。动物园里有大象、熊猫、猴子……可多动物了；公园里有花、有草，还有带香味的空气。”

妞妞的话让嫦娥激动起来，她扑闪着睫毛，滚下一串儿泪珠。

“天哪，多美妙的地方啊！小女孩儿，你们每天还在吃讨厌的面条和乌鸦肉吗？”

“面条？乌鸦肉？”

妞妞没听说过。

“是啊，我离开地上之前，天天都吃这些，我简直烦透了，才来到天上的。”

嫦娥的话，叫妞妞有点不相信，她掰（bāi）[①]着手指头说：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乌鸦肉呀，我们吃猪肉、羊肉、牛肉、鸡肉，还有鸭肉、鱼什么的。

① 掰：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

乌鸦怎么可以吃呢？就是面条也有好几种呢，有炸酱面、打卤（lǔ）面、西红柿鸡蛋面，香着呢！平时，我们吃饺子、葱花饼、红烧肉、炒鸡蛋……反正想吃什么都可以呀。”

嫦娥抹着脸上流下的泪珠，摇着头：

“要不是你亲口说，谁能相信？你说的让我太羡慕了。”

“羡慕？”

妞妞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羡慕的？谁家不是这样生活呢？倒是嫦娥叫妞妞羡慕呢。

“你才叫我羡慕呢，你是多么美啊。梳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美丽的长裙，在银月亮里有小白兔做朋友，没有爸爸来打你，多好啊。”

妞妞说着说着，禁不住拉住了嫦娥的胳膊，央求着：

“带我去你的月宫吧，我想去你那里。”

嫦娥摇了摇头，意味深长[①]地说：

“你太小了。”

嫦娥用一只手抚摩着妞妞的脸蛋，微笑着：

“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了地上的温暖。我要回月宫去了，原谅我，我不能带你去，不能。”

说着，嫦娥搂紧了玉兔，玉兔亲着嫦娥的脸，

① 意味深长：含意深刻，耐人寻味。意味：意义，情调，趣味。

嫦娥像是对玉兔说：我们该回去了，回到我们的广寒宫里去了。

嫦娥飘起了黑黑的长发和裙衫，向月亮飘去。

“美丽的嫦娥——我下次来，一定带好多好多好吃的给你——”

妞妞向着嫦娥喊着，她真没想到，嫦娥会这么忧（yōu）伤[①]。就在妞妞望着嫦娥的背影发呆的时候，姥爷叫住了妞妞。

“妞妞，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吧，嫦娥姑娘已经走远了。”

“嗯。”

妞妞答应着。

云彩载着妞妞和两位老人，在星星之间飞着，遥远的地方有悠（yōu）悠[②]的歌声传来，妞妞侧耳细听：

银星梭儿你织得快，
锦缎上飘着花云彩，
鹊儿鹊儿你快些来，
亲亲宝贝有妈妈爱。
……

① 忧伤：忧愁悲伤。
② 悠悠：长久；遥远。

“是织女！是织女！”妞妞叫了起来。

转眼之间，妞妞真的来到了织女的面前。发髻（jì）[1]高挽的织女，手持一把银星梭子，在一块彩云缭绕（liáorào）[2]的织机上穿梭着，织出的每一寸彩锦上都飞舞着七色彩云。

织女见载着妞妞的云彩飘了过来，她站起来，惊喜的双眸（móu）[3]渗出了泪花。

“是我的孩子吗？我以为只有到了明年的七夕才能见到我的女儿。谢谢两位老人。”

说着，织女放下手中的银星梭，奔了过来，搂住了妞妞。

① 髻：在头顶或脑后盘成各种形状的头发。
② 缭绕：回环旋转。
③ 眸：泛指眼睛。

妞妞被织女拥在怀里，织女一个劲儿地亲着，妞妞不知所措地说：

“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地上的妞妞。”

“地上的妞妞？不。你是我的女儿。今年的七夕刚刚过，你忘啦？在鹊桥上，咱们一家团圆的情景？”

妞妞也记得七夕。那天，地上下了一场大雨。听妈妈说，那是因为天上的织女在鹊桥上见到了牛郎和一儿一女，一家人激动的泪水化作倾盆大雨，下到了地面。

“我真的是地上的妞妞。我记得七夕，那天地上下了好大的雨。您要是不信，可以看看银河那边，牛郎不是正站在对岸吗？篓筐里挑着的两个孩子，才是您的儿女呢。”

妞妞的这一番话，说得织女如梦初醒。她睁开迷茫（mímáng）[1]的眼睛，望了银河对岸一眼，可不是嘛，自己的孩子正跟他们的父亲在一起呢。织女失望地低下了头。

“原谅我，孩子。我太想他们了。我以为，我的心感动了玉皇，他叫两位老人送来了我的女儿。”

织女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自言自语。

---

① 迷茫：这儿是模糊难以分辨，神志不清的意思。

妞妞心里真为织女难过，她同情地看着面容悲伤的织女，道歉着：

“我不该让你难过的。织女，就让我当你的女儿吧，这样你会高兴一些的是不是？”

织女双手捧起妞妞的脸，泪水掉在了妞妞的脸上。

“妞妞，好心肠的女孩儿，你是多么懂事的孩子啊！织女不能留你呀，留下了你，你地上的妈妈一定会像我一样难过得终日不安的。”

织女扭过头，望着银河的对岸，喃喃地说：

“小妞妞，你不知道，孩子离开妈妈的滋味儿，我不想再让一个妈妈去伤心。你能懂吗？妞妞？谢谢你的善良。”

织女哀（āi）伤[1]地慢慢走回了织机旁，她拿起银星梭子，又开始织起了彩锦。美妙动听的歌儿又飘了起来：

银星梭儿你织得快，
锦缎上飘着花云彩，
鹊儿鹊儿你快些来，
亲亲宝贝有妈妈爱。
……

① 哀伤：悲伤。

妞妞和姥爷、二姨姥姥离开了织女，向更浩瀚（hàohàn）[1]的天边飘去。妞妞想起了织女说的关于妈妈伤心的事，有些不安。

妞妞的确想离开过家，她本来是想让妈妈爸爸后悔打了妞妞，谁让他们不爱妞妞、打妞妞呢？就算妞妞做错了什么，也不该把妞妞打得那么疼。小孩子做错了事总是挨打，那大人做错了事，为什么就不挨打呢？一想起这么不公平的事，妞妞就不能原谅爸爸。她想离家出走，永不回来。

可是，妞妞听了织女讲起她的孩子是那么哀伤，妞妞的心被打动了。她不忍心让妈妈像织女一样天天难过；毕竟妈妈没有打妞妞。也许可以原谅妈妈，原谅她在关键时刻和爸爸一伙儿。

妞妞的心思让二位老人看出来了，二姨姥姥把妞妞搂在怀里。

“妞妞，你想什么呢？”

“二姨姥姥，孩子离开了妈妈，妈妈都会难过吗？”

“是啊，天下的孩子都只有一个妈妈，妈妈也都疼爱亲生的孩子，骨肉分离是最让人伤心的了。”

“可是，就没有孩子恨妈妈，或者妈妈恨孩

① 浩瀚：广大；繁多。

子的吗？”

二姨姥姥叹了一口气：

“怎么没有？你的扣子表舅就让我恨死了，但那扣子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他成了魔鬼，只有魔鬼才做得出伤天害理的事来。”

妞妞点着头，嘀咕了一声：

“我可不愿做魔鬼。”

“我们妞妞绝不是那种人。”

二姨姥姥的话让妞妞有了不少的安慰。的确，妞妞跟小扣子表舅不一样，妞妞也绝不会做小扣子表舅那样的人。

“妞妞，我们还去什么地方吗？”

姥爷问妞妞。

妞妞望了望东方已经渐亮的天空，想起了景山公园边上的小胡同儿，妈妈要是看见妞妞空空的小床上已经没有了妞妞的人影，会怎么样呢？

“好了，姥爷最知道妞妞的心思啦。妞妞，你看，这才是你要去的地方，对不对？”

姥爷说着，往下一指。

“北海公园。”

妞妞在微明的空中看见了北海公园里的白塔。

“这不是我的家吗，我到家了。”

妞妞的话音还没落呢，千万颗银色的小星星

簇拥着妞妞，像蒲公英的小伞似的，带着妞妞飞进了院子。

妞妞的脚一沾地，小星星们“嗖”地一下全不见了。

“怎么？二姨姥姥和姥爷呢？”

妞妞望着天空，哪儿有什么二姨姥姥和姥爷呀？天已经淡淡地泛白了，只有一两颗星星还不肯离去，睁着眼睛，也望着妞妞。根本没有一朵云彩，更没有云彩上托着的两位老人。

“咦？怎么没有呢？”

妞妞的记忆模糊起来。

“我站在这儿干吗？”

妞妞糊里糊涂地走进自己的屋里，睡在了小床上。

妞妞丢了

妞妞醒来的早晨是个星期天，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便是想起了昨晚上的梦。

到底是地上好呢？还是天上好呢？

妞妞一点儿也说不清。她喜欢地上，也喜欢天上。但是，妞妞不明白，为什么天上、地上都有不开心的人。比如：天上的嫦娥、织女和地上的妞妞。

“妞妞，起床了！”

是妈妈在叫妞妞了。

妞妞虽然心里不那么恨妈妈了，可是，也不知为什么，行动上多少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反抗意识。

“妞妞，还生气呢？你要明白，爸爸也很爱你，他只是希望你更好，你不要生他的气。今天妈妈带你去王府井，赔你一个布娃娃好不好？快起来吧。”

妈妈像是在央求妞妞了。

妞妞也不想太拿架子，谁让咱们是小孩子

呢？再说，妈妈已经答应再赔一个布娃娃了，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

妞妞“嗯”了一声，翻身下床。

“哎哟！”

妞妞的屁股碰到了床上，忍不住叫了起来。妈妈赶紧扶住妞妞。

“妞妞，屁股还疼吗？”

“哼。”

提起被爸爸打的屁股，妞妞满肚子委屈（wěiqu）[1]，她一甩胳膊，站起来穿鞋，眼泪又跑了出来。妞妞低着头，她才不想让妈妈看见自己的眼泪呢，她故意大声说：

“要不是嫦娥、织女、姥爷、二姨姥姥，我才不想回来呢。”

妞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妈妈莫名其妙。

这孩子，什么嫦娥、织女的，怎么又跟姥爷、二姨姥姥搅和到一起了？简直搞不懂。她这个小脑袋瓜里净有些个稀奇古怪的念头。

有时候就是这样，做妈妈的也弄不清孩子的想法，她们还不如孩子们肚子里的虫子呢，一点儿也猜不着孩子的心。现在，妞妞的妈妈就是这样，她实在不明白妞妞说的是什么，只好不再去想。

“行啦，妞妞，快去吃早饭，咱们好上街去。”

妞妞见妈妈转身出了门，才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装成没事儿人似的去洗脸了。

妞妞吃早饭的时候，遇见了爸爸。妞妞假装没看见，她耷拉（dā·lɑ）[2]着眼皮，喝着小米红薯（shǔ）粥，决定不和这个昨天的打人“凶手”打招呼。

---

① 委屈：受到不应该有的指责或待遇，心里难过。

② 耷拉：下垂。

“妞妞，屁股还疼不疼？”

爸爸先发话了。

妞妞不争气的眼泪又冒了出来。哼！自己打了人，还问人家疼不疼，奇怪！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妞妞使劲忍着，不让泪珠儿从眼眶里跳出来。她一个劲儿地在心里对泪珠儿说：回去，快回去。从哪儿来的，快回哪儿去。我们才不叫他看见呢。可是，泪珠儿没听妞妞的，它们“啪嗒”一下，从妞妞的眼睛里滚到了脸上，顺着脸蛋又跳进了妞妞面前的粥里。

“妞妞，吃完没有？”

妈妈的叫声真是及时，妞妞像是得到了一根往下爬的杆子，顺着杆子还不一出溜，跑了？对！妞妞放下没有喝完的粥，低着头跑了。

妞妞跟妈妈上街了。

星期天的街上人来人往，从妞妞家到王府井大街[①]总共没有三站路，但妈妈怕妞妞走不动，还是带妞妞乘上了 111 路电车。

车上别提有多挤了，妞妞一上车，就有一位老奶奶站了起来，让妞妞坐。

“孩子怕挤，快过来，到奶奶这儿来坐。”

妞妞的妈妈赶紧拉住妞妞的手，对老奶奶说：

① 王府井大街：北京历史悠久的商业名街。

“她不小了，该站着了，您老人家快坐吧。谢谢啦。”

“是啊，您坐吧。再说我屁股……也不想坐。”

妞妞差点说出了“我的屁股还有点疼”这个秘密，幸亏她的话到嘴边上，改了过来。

“好吧，孩子，到这儿来，奶奶搂着。”

老奶奶说着又坐下了，妞妞走到老奶奶的身边，老奶奶搂着她，一直过了三站地，妞妞跟着妈妈下了车。

假日里的王府井大街上人可多呢，要不是妞妞拉着妈妈的手，妞妞真可能被挤丢了。满眼都是大人的腿。穿蓝裤子的腿，穿绿裤子的腿，穿条纹裤子的腿，穿灯心绒裤子的腿……

好不容易，妈妈才带妞妞进了商场，她们先进了儿童用品商店，直奔卖玩具的地方。

玩具柜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玩艺儿，有小绒熊、小绒鸡，还有穿纱裙的洋娃娃、能跑的小汽车、小火车和大型积木。

妞妞趴在柜台的玻璃上，一个劲儿地往里瞧，玻璃虽然透明，但妞妞总觉得没看清楚。妞妞不满意地说：

“我没看见我的布娃娃。”

妈妈听见了妞妞的话，赶紧问售货员：

“您这儿有布娃娃吗？”

售货员从货架上拿下一些布衣布帽的土娃娃，摆在柜台上，问妞妞：

“这样的行不行？”

妈妈拿下娃娃给妞妞看。

“妞妞这个怎么样？”

妞妞看着妈妈举着的布娃娃，的确没有那些花枝招展的穿纱裙、戴草帽的洋娃娃美丽。

但是，布娃娃更像妞妞的妹妹，这让妞妞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于是，妞妞挑了一个穿着小红鞋的布娃娃抱在了胳膊上。

妈妈交了钱，拉着妞妞出了儿童用品商店，又进了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里的人更多了。妈妈要买糖果点心，要买一双鞋子，要买给妞妞做衣服的花布，要买爸爸穿的袜子，还要给姥姥买一条毯子。妈妈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妞妞只好这手抱着布娃娃，那手拉着妈妈的手，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

在一楼买完了点心，又上了二楼；在二楼买完了鞋，又上了三楼；在买布的柜台边，妈妈摸摸这捆（kǔn）布，又瞅瞅那捆布，一时拿不定主意。妞妞的眼前乱糟糟地晃动着走来走去的屁股、大腿和脚丫。

“哎，累死了。布娃娃，我不喜欢商场，一

点儿也不好玩。你也不喜欢吧。”

妞妞和怀里的布娃娃说着话，烦闷地等着妈妈挑好一块布。她蹲在柜台下，和布娃娃聊着，过了好半天，妈妈的手才伸过来。

“走吧，孩子。”

妞妞伸手去牵妈妈的手，咦？不对呀。这不是妈妈的手。就在这同时，这双妈妈的手也缩了回去。妞妞和这个妈妈同时叫了起来：

“哎哟，这不是我的妈妈！”

“天哪，这不是我的虎子！”

“虎子！虎子！”

“妈妈！妈妈！”

妞妞和那个妈妈都喊了起来。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儿很快从别的地方跑了过来，那个妈妈气恼（nǎo）[1]地吓唬道：

“该死的！又乱跑。告诉你跟紧了我，丢了让狼叼去！”

男孩儿耸着鼻子撇嘴做着鬼脸，跟他的妈妈走了。

妞妞没他们那么幸运，自己的妈妈不见了，她开始围着卖布的柜台转了一大圈，除了满眼的屁股、大腿和脚丫，还是屁股、大腿和脚丫，连妈妈的半个影子也没有见到。

妞妞丢了。

丢了的妞妞才不会哭着找妈妈呢，她不是小不点儿了，她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她知道城里才不会有狼呢。刚才那个虎子的妈妈纯粹（chúncuì）[2]是在吓唬她的儿子。妞妞比那个虎子大，她可有主意了。妞妞知道妈妈要去买毯子，于是，她就到买毯子的地方去找妈妈。没想到，卖毯子的地方也没有妈妈的影子。

这会儿妞妞的妈妈也发现身边没了妞妞。她这才想起来，刚才买完布，忘了拉上妞妞的手了，她赶紧跑回买布的柜台，早没了妞妞的人影儿。

---

① 气恼：生气。

② 纯粹：不搀（chān）杂别的成分。

妞妞会上哪儿去呢？

妞妞的妈妈匆匆下楼，去刚转过的地方找妞妞去了。

妞妞抱着布娃娃从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她要去没有上过的四楼找找看。

“妈妈会不会在上面呢？”

十分钟过去了。

半小时过去了。

妈妈急得满头大汗地奔向了商场值班室。没一会儿，商场各层的喇叭里传出了寻人启示：

“现在播送寻人启示，现在播送寻人启示。一个名叫佟妞妞的七岁女孩儿走失。她梳短发，怀抱一个布娃娃，有发现女孩儿的同志，请速与我们联系……”

就在喇叭开始广播的时候，妞妞已经抱着布娃娃走出了百货大楼的大门。

“妈妈也许找不到我，已经回家了吧？”

妞妞这么想着，走进了稠密（chóumì）[1]的人流。

街上，刺眼的阳光照得妞妞几乎睁不开眼，她低着头找着回家的路。妞妞知道，家就住在景山边上，出门只坐过一趟电车；那么，回家也该坐这趟电车才对呀。妞妞走到一个拖着长辫子的电车站，她问一个高个子叔叔：

“叔叔，这是去景山的电车吗？”

“不是。对面的电车站才是呢。”

妞妞过了马路，站到了回家的电车站上。可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

“不行呀，我没有钱，怎么买车票呢？”

自己今年夏天刚量过的个子，已经有一米多高了，够一米的孩子上车是要买票的。不买车票，是可耻的行为，这叫违反社会公德。妈妈说过，人人都要遵守社会公德。显然，不买票，就不该乘车。

“那只有走回家了。”

妞妞抱紧了布娃娃，跟着刚开走的一辆大辫子电车，慢慢朝家走去……

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院子里传开了“妞妞丢了”的消息。妞妞的妈妈并没有回家，她打回

① 稠密：多而密。

了电话，妞妞的爸爸赶紧骑上自行车，出门去找妞妞。阿伟的哥哥、姐姐和爸爸也跟着分头去找丢了的妞妞。

……

妞妞走啊走啊，怎么那么远啊。坐电车一会儿就到了的路，可是，眼瞧着一辆辆电车开过去了，妞妞才走了没多远。事实上，丢了的妞妞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可怕。街上既没有狼，也没有狗，倒是有一个卖兔子的人，在街边上卖着灰兔和白兔。妞妞蹲在一旁看了半天，卖兔子的大叔同意她摸摸这些兔子，妞妞一碰它们，就爱个没完。她根本就没看见马路上骑车过去找她的爸爸。

和兔子玩够了，妞妞又接着走，肚子叽里咕噜的叫声告诉妞妞是中午了。这会儿的妞妞有点后悔，自己早上为什么不喝完了那碗粥再走呢？现在想起来，那甜丝丝、香喷喷的小米红薯粥真好吃呢！

想着想着，妞妞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味儿，顺着香味儿跟了去，妞妞走进了一家粽（zòng）子店。

“小姑娘，你买什么粽子？是火腿粽子？还是小枣粽子？”

卖粽子的婆婆操着嘉（jiā）兴普通话，问妞妞。

妞妞摇摇头，她眼巴巴地盯着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粽子说：

“我没有钱。我和妈妈走丢了。”

“那婆婆给你一个火腿粽子，你尝尝好不好？”

妞妞使劲地点了点头，她咽了一口吐沫，真不想拒绝那个美味儿的、热乎乎的、一咬肯定特香的大粽子。

老婆婆从竹笼屉上拿下一个裹得丰丰满满的长粽子，解开绳子和叶子，一个尖尖的带点儿粉红色的油油亮亮的肉粽子出现在妞妞的眼前。

“给。”

“谢谢婆婆。”

妞妞放下布娃娃，接过这香喷喷的大粽子，一口咬下去，哦，真是香甜香甜的啊。

妞妞哈着气，狼吞虎咽地把粽子吃进了肚子里，她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粽子。

“再来一个吧。”

老婆婆又拿起一个粽子，妞妞抹了抹嘴：

“不啦，我现在已经不那么饿了，我该回家了。谢谢您给我吃了这么好吃的粽子。”

妞妞抱起布娃娃，谢了老婆婆，接着往家走去。

……

就这样，妞妞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一踏进院门，只见一院子的人。爸爸、妈妈，阿伟和他的爸爸、妈妈、小明哥、小英姐、小强，还有一个穿着白制服的警察，他们都站在院子里正商量着什么。大家听见门响，全回过头：

“妞妞？”

妞妞抱着布娃娃累得快没劲儿了，她看大家都那么惊奇，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

“你们怎么啦？”

“找你呀，你不是丢了吗？”

小强跑过去，拉着妞妞的手问她。

妞妞若无其事[1]地冲他说：

“我没丢啊，我只不过找不见妈妈了，是走回家的。我没有钱坐电车。”

原来是这样啊，妞妞的爸爸以为，妞妞挨了爸爸的打离家出走了；妞妞的妈妈以为，妞妞跑丢了被人捡走了；警察以为，妞妞受骗上当，被拐孩子的坏人拉走了。

只有妞妞知道，大商场里的屁股、大腿和脚丫太多、太乱了，它们让妞妞找不到妈妈了。

① 若无其事：好像没有那么回事儿似的，表示不动声色或漠不关心。

妞妞要嫁给谁

妞妞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心情不像往日那么快活。星期六刚被打完屁股，星期天又丢了大半天，这两件让大人看起来很气恼的事，搁（g ē）[1]在妞妞身上，也是叫妞妞不开心。尤其是挨了打，妞妞认为天下的人都会知道这一丑闻的，妞妞从此没了面子，太阳也会黯（àn）淡[2]一些了。

可是，事实则不然。太阳照样升得老高，并且还是那么金灿灿的。阿伟来找妞妞上学，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眼神。只是他们走在上学的路上，妞妞不想再说什么话了。

“你怎么啦？妞妞？”

“没什么。我就是不想说话。”

“是吗？不过，我向你保证，谁也不会知道咱们院子里发生的事，连朱船船也不知道。”

阿伟的誓言多少让妞妞有了点儿安慰，如果朱船船都不知道，他就不会传给彩云，彩云不知

① 搁：放。

② 黯淡：（光、色）昏暗；不光明。

道，全班的同学就不会知道了。把“小广播”和“大喇叭”的信息来源切断了，除了阿伟一家人知道这件事以外，谁也不会知道。

一想到这儿，妞妞的心情晴朗起来。

到校的第一节课就是体育，妞妞很高兴能不坐在椅子上。她的屁股还有些隐隐作痛，所以不想坐椅子。其实，就是妞妞的屁股不挨打，她也坐不住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她总是前二十分钟挺过去了，后二十五分钟不是搞小动作，就是左扭右扭，椅子上好像长出了刺；不光手不背后，连头也不冲黑板了。要问妞妞这是怎么搞的，她会说，前半节课我全懂了，后半节课听着就没意思了。

不过，这第一节的体育课就不同了。照体育老师的话说，一年级的体育课就是玩。这太符合妞妞的心思了，妞妞就喜欢这样无拘（jū）无束（shù）[1]地上课，何况还是在室外呢。

今天的体育课，妞妞想滚铁环，她刚想去体育老师的办公室拿铁环，被操场上的彩云叫住了。

“佟妞妞，你过来！”

“干什么？我拿铁环去，你也要吗？”

妞妞以为彩云也要一副铁环，彩云却一甩辫

① 无拘无束：没有任何约束。拘束：限制，约束。

子，招着手说：

“你过来吧，玩什么铁环呀，没人要玩那东西。你想玩，我们家就有，回家时借你。现在大家一起活动，可以玩大的过家家。”

“大的过家家？”

妞妞只是在家的时候玩过小的过家家。抱上布娃娃，再在椅子上摆上小炉子、小碗、小锅什么的，或者换成药瓶瓶、棉签、针头、针管，装成医院。这时候，一般让阿伟当布娃娃的爸爸，小强有时候当布娃娃的哥哥，或是护士，而妞妞是医生。彩云今天说的这个大的过家家，那又会怎么玩呢？

彩云得意地说着计划：

“咱们可以从娶新娘开始，然后，班上那么多的人，有的可以当孩子，有的可以当医生、护士，有人当卖糖果的、卖菜的。”

“那谁是新娘子呢？”

妞妞皱着眉头问彩云。

“当然是我了。就我的辫子长嘛。”

彩云的话，妞妞早猜到了，只是没想到她提到自己的辫子，好像她有了辫子就该比别人高一等似的。

“那谁是新郎呢？”

妞妞也关心这个问题。彩云一指朱传统：

“当然就是朱传统了，全班就他最高。”

哦，太合适了。朱船船净吃彩云家的糖，当然是新郎了。妞妞的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彩云看妞妞没有热情的样子，允诺（yǔnnuò）[①]说：

“你可以当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一个孩子。”

彩云觉得这是除了新娘新郎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了。没想到妞妞毫不领情。

“哼，当你和朱传统的孩子？我才不呢。到

① 允诺：答应（做），允许。

时候你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美的！”

妞妞转身就走。她没说出来的话还有，那就是她尤其不愿意做彩云和朱船船的孩子，做他们的姐姐都行，就是不当孩子。

彩云见妞妞走了，大声说：

“要不，你当新娘子，我当你的孩子还不行？其实，孩子才可以撒娇呢。”

妞妞头也不回：

“那也不干！谁要那个破新郎呀。”

“那你想嫁给谁呢？”

彩云的问题让妞妞一时回答不上来了。妞妞真的不知道要嫁给谁，哪个人适合做她的新郎呢？朱船船她才不要呢，馋嘴！阿伟呢？他可是好朋友呀。

“你不用管，我不和你们玩过家家。”

妞妞继续往体育老师的办公室走去。

这时体育老师，正好也从操场上往办公室走，他穿着蓝色的运动装，微风吹着他年轻而蓬松的黑发，他左手托着没人玩的篮球，右手拿着一把跳绳。一边走着，他一边抬起左手，向天上抛起篮球，然后用食指接住了球，篮球在他的指尖上旋转起来。

“唉呀，真是好棒呀。”

妞妞走在体育老师的背后，忍不住叫了起

来。体育老师回头一看，奇怪地问：

“佟妞妞，你干什么去？”

“我拿铁环去。”

“你怎么不和班里的同学一起玩儿过家家呢？”

“我才不呢。我要滚铁环。”

“哦——”

体育老师看着这个离群的学生，点了点头。说：

“好吧，那咱们一起走，我送回去这些没人玩的，你呢，拿一副铁环。”

妞妞跟着体育老师进了办公室。老师的办公室里乱哄哄的，墙上挂着跳绳、羽毛球拍子，地上是圆滚滚的篮球、足球、排球、铅球，还有哑铃，桌子边上的筐里有好多跑鞋、接力棒。筐外，却立着一架手风琴。妞妞没见过手风琴，她指着手风琴问老师：

“我不想玩铁环了，我要玩儿它。”

体育老师放下手里的篮球、跳绳，走过来抱起了手风琴，问妞妞：

“你会拉手风琴？这可是我的私人财产啊。上体育课拉手风琴不大好吧？”

妞妞用手摸着琴上的黑白键，很好奇。

“我不会拉这个琴，可我喜欢它。真可惜体

育课不教拉琴。”

体育老师望了一眼窗外操场上被彩云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学生，想了想，悄悄对妞妞说：

“那好。既然你那么喜欢，我也非常喜欢，那我们拉上一小曲，只能一小段啊。”

说着，他一甩头发，站在混乱的办公室里轻轻地拉起了俄罗斯歌曲，悠扬的乐曲略带着忧伤和柔情，弥漫了小小的空间。妞妞真奇怪，那个风箱似的东西怎么就能流出这样迷人的乐曲呢？

“好了，演出到此结束，我们该去操场了。”

直到老师把手风琴放下，妞妞还没有从音乐声中醒过来。老师拿出一副铁环，递给妞妞，妞妞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佟妞妞，你要是真的喜欢手风琴，等你长大一点儿，背得动这个手风琴，老师可以教你。”

体育老师的话，让妞妞很有信心。

“好的，我一定会长大的。”

“没错，你一定会长大。”

体育老师点着头，耐心地领着妞妞走出了办公室，往操场走去。

操场上，新娘和新郎已经被孩子们簇拥着举行仪式了。妞妞和老师正好看到了这个场面。

“多有意思，他们玩儿得真有趣。你为什么不跟大伙儿一起玩儿呢？老师都想参加呢。”

老师的话，妞妞听了不以为然[①]。

“这有什么稀罕的。我才不要当那个破新娘子呢。”

体育老师颇（pō）[②]有兴趣地问：

“那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嫁给嘴馋的朱传统。”

看着妞妞认真的样子，老师“噗（pū）嗤”一声笑了。

---

① 不以为然：不认为是对的，表示不同意（多含轻视）。然：是，对。

② 颇：很；相当地。

“可那是假的呀。”

“假的也不行。”

妞妞把铁环放在地上，再拿铁钩勾住铁环，她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样子。

体育老师真没想到这个一年级的小孩子会这么认真，他一捋（lǚ）[①]被风刮乱的头发，半开玩笑地问：

“不错，嘴馋是个坏毛病。那你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呢？”

① 捋：用手指顺着抹过去，使物体顺溜或干净。

“我吗……”

妞妞没想到，彩云的问题又从老师的嘴里说了出来，她抬头望着老师，老师背对着太阳，明亮的光线正好给他描出了一幅英俊的剪影。妞妞想起了刚才在老师手上旋转的篮球，和手风琴优美的琴声……还有比老师更完美的人吗？

“你吧，老师。我愿意嫁老师这样的人。”

体育老师的眼睛睁得比铁环还大。

“什么？”

妞妞不管年轻的体育老师惊愕（è）[1]得张大的嘴巴有没有合上，推起她的铁环围着操场跑开了。

① 惊愕：吃惊而发愣。

妞妞要旅行去了

妞妞的一年级在不经意中，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一个学期。在寒假快要到来的时候，妞妞得到了一个既让她兴奋、又让她充满幻想的消息。

“我要去旅行啦！我要到黄湖去住啦。”

妞妞逢人便说这个叫她坐卧不安的新闻。说真的，这个黄色的湖，在妞妞的脑海里是一片闪着金色波浪的想象，在那无垠（yín）[1]的金波里，会有多少奇妙的事儿在发生啊！

妞妞真有点儿等不及了，她喜欢那些充满了奇妙故事的陌生地方，那些未知的人和事像伸展的藤蔓（téngmàn）[2]，已经紧紧地缠住了妞妞的心。

可是，好端端地，妞妞为什么不在京城的胡同儿里住了，偏要去黄湖这样一个偏僻又遥远的地方呢？

---

① 无垠：辽阔无边。

② 藤蔓：藤为木本有缠绕茎或攀援茎的植物，如葡萄等；蔓与藤相似，多指草本。

妞妞的妈妈对她说，妈妈要到那儿去为农村的孩子们写一本书。黄湖是一个秀丽的乡村，有着千亩碧绿的稻田，那里和妞妞一样的孩子天天骑着水牛去上学，下学后就到湖里游泳、捉鱼，那该是一种多么有趣儿的生活啊。妞妞已经在向往那个与京城毫不相像的乡村了。可是，这么美的地方，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去呢？妞妞问妈妈：

“大妈去不去？”

妈妈回答：

“不去。”

“姥姥呢？”

“姥姥也不去。”

“爸爸呢？”

“当然不去。”

“那为什么妞妞要去？”

“因为妞妞小，离不开妈妈。再说，妈妈也想叫妞妞看看京城外面的世界。”

妈妈的话，让妞妞想起了织女对她说过的话。但是，这样一来，那不就成了妈妈是挑箩筐的织女了吗？爸爸和妈妈中间隔着黄湖。

“那到七夕的时候，我们才能见到爸爸，是吗？妈妈？”

“妞妞，你的话太多了。”

妈妈终于被妞妞问得不耐烦了。妞妞只好闭

了嘴，她走出了房门。

院子里的两棵大杨树已经光秃秃了，顶着一两个枯（kū）枝败叶的树干在冬天的风里摇晃着。到处堆的都是妞妞家清理出来的东西，左一只箱子，右一只皮包。散乱的书籍和杂志正等着打捆，院中间的花盆倒扣着。阿伟和小强正在地上玩着弹球儿，他们争执着：

“嘿，别耍赖了，该我了。”

“得了吧，你。该我！”

妞妞走到他们跟前，阿伟和小强抬起了头。

“妞妞，你们家要搬走了？”

小强眯着眼，扬头细声细气地问妞妞。

“我和妈妈去黄湖，爸爸和姥姥都不走。”

妞妞的回答，叫阿伟弄不明白。黄湖是个什么地方？就在北海附近吗？他用手弹着地上的彩色弹子，问：

“黄湖在哪儿？坐几路电车？”

妞妞指着院外：

“电车可去不了，它在火车的那头儿。好远好远的地方。”

小强又问：

“那你还回来吗？”

“不知道。”

妞妞望着冬天没有云彩的天空，说不准自己

的未来。

这会儿的城根儿下面的筒子河，全结冰了。河边的柳树，也秃成了光杆儿。没了柳条儿辫子，也没了找辫子的妞妞。

妞妞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让妈妈把长（zhǎng）长（cháng）了的短发扎成了两个羊角一样硬的小刷子。小刷子一边一个，支棱（zhī •leng）[1]着，妞妞像头小羊一样撅着小刷子辫，端详（duānxiáng）[2]着车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样子。

① 支棱：竖起；翘起。
② 端详：仔细地看。

嗯，有了小刷子，就会长成长辫子，等我有了长辫子，一定回来和彩云比比。到那时候，就可以跟体育老师学拉手风琴了吧？阿伟和妞妞要是一起上学去，二年级的“大馒头”们再也不敢喊我们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了吧。

咣当，咣当……

咣当，咣当……

火车载着一年级的妞妞和她的理想，开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